

程



說史雋言卷八

玄羽外編十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奉使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疆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屈在我與璧而不與我城則屈在秦臣請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給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賢而歸之



玄羽逸史曰戰國遊談士取富貴于口舌間者何  
限于獨重相如懷璧事豈爲一璧固趙社所爲輕  
重也或者慮相如挑釁并請擊缶事亦短之此以  
俛子膽量爲壯士計耳世有能伏虎者彼豈苟然  
以赤手嘗試當時秦尚未顯然吞六國借令秦以  
威詐奪璧相如死而邯鄲圍六國節俠必能持屈  
直以向秦舉天下共仇一璧固知懷璧非草草也  
楚黃歇從太子完質于秦頃襄王病歇說應侯曰楚  
王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  
不歸則咸陽布衣耳秦王欲令其傅先歸歇與完謀

曰楚有寵姬子王卽卒太子在此國中必先有所立  
矣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御以出關而自守舍待死  
秦王怒應侯曰歇出身以殉其主太子立必得用不  
如歸歇以親楚歇歸完立封春申君

玄羽逸史曰歇以身待死于秦而脫其君于虎口  
完得奉社稷皆歇之功也應侯能成其節亦足窺  
有宰相之度故完不得歸不但楚人別立君卽不  
立君而秦之要求必足而後遣春申殆智以行其  
忠者乎

蘇武杜陵人建之子武帝天漢元年使匈奴匈奴留



之降臣衛律等勸武同降武罵律單于幽武大窖中絕其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吞之不死匈奴以爲神徙置北海無人處牧羝曰羝乳乃得歸于是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盡落李陵流落匈奴中封王嘗過北海爲武置酒設樂再三勸之武曰人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憾願効死于君前陵歎息而去泣下霑襟昭帝時匈奴遣武歸漢陵復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無以過矣又泣下數行武歸漢詔以一太牢謁武帝以爲典屬國武以強壯出塞留十九年而歸鬚髮盡白

玄羽逸史曰嗟乎千百世兒童走卒皆知武矣其凜凜大節匪惟貫金石亦招揭宇宙也獨恨李少卿臨岐涕泗羨慕子卿如景星在天已身如虺蜥在糞溷中欲蟬蛻而不可得其憤恨激發蓋千古有餘悲

班超安陵人固之弟彪之子爲竇固假司馬明帝永平中與從事郭恂同使西域時西域皆役屬于匈奴超至鄯善匈奴使亦到館別所而王廣意怠于超超詢侍胡知匈奴使處與其屬三十六人計畫曰若知



王意平將令以吾曹首付匈奴使奈何不入虎穴不  
得虎子吾今先夜攻虜使盡殲之鄯善破膽矣衆謂  
宜白從事恂超曰從事文俗吏一遲疑謀泄吾曹皆  
死矣遂將吏士夜往縱火鳴鼓虜譟皆格殺之以報  
恂恂大驚超盡以功讓之恂乃悅鄯善震恐因納子  
爲質至于闐亦然又以節勒諸國兵平䟽勒等未服  
者于是六十五載未通之國盡皆遣子入侍遂威震  
西域拜都護騎都尉封侯鎮撫數十年以和帝永平  
二十三年上䟽乞歸未報姊曹大家言之乃得還洛  
陽一月而卒

玄羽逸史曰虎頭侯相碌碌困諸生時寧知威震  
萬里外也歷明章和三帝烏孫于闐以西百餘王  
稽顙奉貢功不細哉其要領則勿察察云耳充此  
量也兼容并包不外是任尚輩何足知之

張淳涼州人涼州牧張駿欲通表晉朝道路不通假  
道于蜀僞成主雄方稱帝駿遣治中從事淳稱藩于  
雄冀得假道雄許之而陰令盜覆諸東峽淳覺之謂  
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誠于建康者以陛  
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  
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使于琅邪我主聖臣



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或曰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景騫私言于淳曰卿體豐大天熱未可且遣下吏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憚哉成主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仇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慚乃厚禮而遣

### 之淳卒致命于建康

玄羽逸史曰晉室藩鎮獨涼州張氏乃心王室其君臣砥礪于篤棊之義亦已久矣故淳聞關險阻必達君命卽火山湯海不肯辭奉使者皆若此不足爲國增重乎

梁琛燕人晉太和中燕秦畏桓溫相結好而秦陰欲圖燕琛奉使至秦秦王堅方獵于萬年欲引見之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使臣不敢奉命尚書郎辛勁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且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



可琛曰兩國恤患結好交聘方始正宜崇禮篤義以固其權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乎客使單行誠勢屈于主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備禮延之琛兄奕爲秦尚書郎使典客因館琛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弟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固辭不往奕數問東事又正言拒之堅使太子延琛諷使致敬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他國

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尊爲煩耳乃不果拜

玄羽逸史曰梁琛可謂能使矣其論正而辨其守貞而有禮與郝晷先後使而虺露國短燕用以亡乃知貞臣不常有乎

于什門代人魏太武帝遣使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強之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逼耶跋怒執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敝略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不受跋殂



子弘卽位稱藩于魏遣什門歸客燕二十一年不屈  
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給事御史策告宗廟  
頒示天下

玄羽逸史曰自古守節之士代不乏人于什門九  
死不變其志氣豈下于蘇武乎謂自古夷狄據中  
土者惟北魏幾于兩漢其臣亦多高潔如什門等  
是也

唐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至黎陽李世勣發  
兵送之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  
至樵州爲王世充斷絕端素得士心所從二千人雖

糧盡不忍委去端謂曰卿等鄉里皆已降賊可斬吾  
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曰公于唐室非有親屬直以  
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亦人心也寧肯害公以求  
利乎餒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  
皆入世充惟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  
世充亦召端解衣遺之封端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  
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世充官乎因解節  
麾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踐荆棘晝夜兼行  
墜崖溺水没于虎狼從者又喪其半得達闕下見唐  
高祖但稱無功不言艱苦



玄羽逸史曰夏侯秘監間關千里冒白死一生必欲返命此有蘇子卿于什門之風可敬可慕

成德兵馬使王廷湊殺節度使田弘正圍神策將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不能救穆宗賜廷湊節猶不解深州之圍詔兵部侍郎韓愈宣諭其軍愈至境有詔止愈勿輕進更觀事勢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入廷湊拔刃弦弓以迎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廷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泚血衣猶在此

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哉自祿山思明以至元濟思道之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佑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廷湊恐衆心動遽麾甲士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廷湊曰卽當出之遂解圍聽命

玄羽逸史曰廷湊戕大帥如殺孤犍圍神策將而不解目中豈有朝廷耶退之整整一書生掉三寸



舌談笑屈之何其勇也不獨文章雄百代而膽氣  
蓋當時矣昔人比之山斗詎不信云

周世宗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王事畢亟反不受賂  
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  
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鄉之奉使者  
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廷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  
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盡散親識家無遺者

玄羽逸史曰武惠王矯矯之節已著于周朝矣他  
日平蜀唯圖書數卷至今輝映史冊公豈可以將  
帥目之耶

契丹主乘元昊之亂謀南侵遣翰林學士劉六符等  
來索關南十縣地宰相呂夷簡奏知制誥富弼報聘  
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以激夷簡請毋遣弼  
不報弼得命卽入辭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  
死帝爲動色進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  
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至契丹見其主曰兩  
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  
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將以  
何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  
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因極言南北用兵之利害且言能保北朝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耶抑人主當之耶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弼又與辨塞鴈門增塘水之故次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又反覆言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有一榮一辱哉契丹君臣感悟又欲結婚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公主出嫁齊送不過十萬不若

歲幣有無窮之利乃遣弼還帝復使弼持誓書往且授口傳之詞于政府弼慮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至樂壽視之果然馳還入見曰政府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晏殊曰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耳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契丹欲令南朝爲獻字弼曰南朝爲兄兄獻于弟乎曰然則爲納字弼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于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必不得已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得知也契



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乃曰吾別遣人議之弼歸入見曰二字臣以死爭虜氣已折可勿許也帝卒用晏殊議許納字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和好如初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

玄羽逸史曰富鄭公忠似蘇屬國氣似藺相如才似魏文貞若從其志契丹不能奪究竟如景德之事而已奈何志在偷安堂中中國屈奉驕虜遂爲故事南渡之後愈不可支皆此一舉爲之也

高宗建炎三年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使皓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不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留亦死願就鼎鑊粘沒喝將殺之一校跪請曰忠臣也乃流于冷山陳王谷神延使教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谷神每欲南侵皓折之數四谷神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對以羿募之勇能射日盪舟羽能拔山舉鼎皆不得



死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解可也谷神義之而止居金十五年以和議成遣歸入見乞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言仇耻不可忘檜惡其言竟陷之死

直龍圖閣張邵亦使至金見撻懶使之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未厭宋而立劉豫復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囚之柞山砦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

揖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豫械之獄久乃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亦與皓同還

朱弁與王倫同使金弁讓倫歸報天子以節與倫留印爲信受而懷之臥起爲俱金人亦迫使仕豫且怵之曰乃南還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吾有死耳金人始絕其食弁忍飢待盡金人感動致禮如初後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致書洪皓要以舍生取義置酒召被掠士夫飲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日畢命幸瘞我此處題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



之墓于我幸矣皆泣下莫敢仰視弁談笑目若曰此  
臣子之常諸君何悲徽宗崩弁祭之其辭有云歎馬  
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王倫  
歸奏之帝感泣亦與皓歸入見曰盟可守而狙詐之  
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  
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  
地而不廣德皆天助中興之勢云云秦檜惡之斥不  
用

玄羽逸史曰紹興三行人忠宣固皎皎不媿子卿  
而張朱亦守死不辱君命南宋稱臣稱子竄江竄  
海氣息奄奄而三行人則增色十倍然不死于漠  
北而死于南荒不困于暴虜而困于賊臣三人不  
幸乎宋不幸乎皓子邁亦使金鎖館絕粒三日而  
竟不易陪臣二字此真忠宣家兒也

家鉉翁奉使大元世祖欲官之鉉翁不受安置河間  
以春秋教授弟子年八十元成宗賜號處士遣還鄉  
賜予金幣皆不受

玄羽逸史曰宋亡降臣多矣餘子不足數如葉李  
乃先朝諫臣留夢炎狀元及第趙孟頫膚敏良材  
皆少負大名一旦屈膝左衽真可媿哉我眉山家



鉉翁挺挺大節文江陸謝之下一人

說史雋言卷九

玄羽外編十三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典喪

光武皇帝崩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襍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并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禁內外肅然

魏王操伐吳還至略陽卒太子不在鄴鄢陵侯彰自



長安來赴問璽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羣臣聚哭無復行列太子中庶子司馬孚厲聲于朝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儲君以紹萬國而但哭耶羣臣以爲當竅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

玄羽逸史曰自古承平之世災變多起于相代之際此持正之臣所以不可無也若國家草昧禮儀曠闕陵替易生非趙熹賈逵司馬孚輩正色侃論

亂隙將萌故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當此之時古今所共難也

晉簡文帝不豫大司馬溫日夜望禪位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君何所嫌坦之曰天下者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而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禀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太子昌明立生十年矣羣臣謂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卽位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時太后畏



溫欲令居攝彪之不可事遂不行溫大銜之而奪于  
正議不敢發次年溫疾諷朝廷求九錫彪之等故緩  
其事溫卒弟冲盡忠王室晉復安

玄羽逸史曰桓溫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不意失  
利枋頭威名頓損乃納郗生廢立之謀當海西之  
廢也彪之已朝服當階取昌邑故事神彩毅然奸  
膽少破矣茲大喪之初冲人邈邈而正議危行屹  
如山岳溫竟瞠目神器不敢染指而死壯哉壯哉  
魏世宗殂侍中崔光于忠等迎太子翊于東宮王顯  
欲須明卽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顯又欲奏中宮光

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于是請太  
子止哭光攝太尉進璽綬卽位高后欲殺其母胡貴  
嬪光等使置別所嚴加守衛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  
欲上殿哭大行見上衆愕然莫敢對崔光攘袂振杖  
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誼裁我我  
敢不服

玄羽逸史曰世宗以崔光教太子先拜之大行之  
時果得其力若少遲疑冲人邈邈不殞命于悍后  
之手耶其義折廣平援引趙熹尤爲超卓至于留  
胡后以階異日之亂天實爲之于光等何尤



宋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止爲今日豈容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玄羽逸史曰太宗欲相呂端人言呂端作事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夫事孰大于定儲呂端閉權闈於閣中審真王于殿上志懷金石手撥天關真能斷大事者也然則帝亦知人哉

宋光宗在位孝宗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爲李后所制不朝重華壽皇疾羣臣屢請問安重華皆不從彭龜年至伏地叩頭血流漬髻終不往不得已止詔嘉王一問壽皇見王爲之感動是夕崩帝稱疾不臨喪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成服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宰相議以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留正等請建嘉王爲太子以安人心帝批云甚好又以御札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因佯仆于庭次日肩輿五鼓逃去人心益搖會帝臨



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以知閣門事韓侂胄壽聖太后之親令達其意而李后不從內侍關禮入見太后泣曰聖人讀書萬卷天下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特同姓所恃太皇太后耳今不獲命勢亦必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許之汝愚夜令殿帥郭杲以兵分衛南北內令關禮等密製黃袍請王禪祭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

簾汝愚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又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奏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奉帝爲太上皇太后覽畢曰善汝愚奏自今臣子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點本宮任其



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召諭皇子皇子固  
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  
爲孝今中外人情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遂  
扶皇子以衰服詣重華殿行禪祭禮卽皇帝位民心  
悅懌中外晏然皆趙汝愚之力也召丞相留正還與  
汝愚並相

玄羽逸史曰茲事汝愚調和甚美如此時勢急之  
則猜嫌易生緩之則危疑愈甚非忠智膽量轉合  
而互發未有不犯手也者偉哉趙公真社稷臣乎  
按公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而翼戴

寧宗以衰服卽位信不偶然矣

後

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  
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于緯代而忘  
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暮瓚爲主緯代者阿柴  
之長子暮瓚者阿柴之母弟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  
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暮利延使折之暮利延折之又  
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諭之曰汝曹知之乎  
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  
國寧家言終而卒



玄羽逸史曰樹洛于舍其子而立弟阿柴阿柴復  
舍其子而立弟暮瓚夷狄之君其友讓遠過華人  
哉彼有把臂托之扼吭而奪之者自謂中國禮義  
之邦寧不媿死折箭之諭事朴而情切當不賢于  
訓誥乎故天真旣漓中國而夷矣淳氣未散夷而  
中國矣

燕慕容恪將卒謂燕主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  
亞若委以國政非徒自保且成混一之功太宰評深  
忌之常抑于外桓温帥師伐燕兵至枋頭燕人大駭  
始用垂拒温大破晉威名益盛評愈忌之會燕太后

亦惡垂遂謀除垂父子太原王恪之子楷知之以告  
垂與垂子令等共勸先事圖之垂曰骨肉相殘而首  
亂于國吾不忍爲也必不得已當避之于和龍耳未  
發垂子麟素失愛告之于評評遣騎追之垂遂奔秦  
堅郊迎厚禮拜冠軍將軍堅伐燕滅之再伐晉大敗  
八十萬人皆奔散獨冠軍所將三萬人全軍而歸堅  
以單騎投之子寶等勸取堅垂曰彼以窮歸我奈何  
取之後復燕業于關東起兵堅子丕守鄴燕兵圍之  
丕窘急垂開一面曰開長樂西走之路以謝秦王疇  
昔之恩丕遂得脫



玄羽逸史曰燕主垂以梟雄之資內爲上庸側目  
外爲時望所歸危疑叵測乃始脫身于秦又幾殄  
于清河之手然卒不肯首亂于宗國乘險于深仇  
卓哉君人之度乎卽漢唐開基者其處心不能過  
也夷中乃有此人

北魏孝文帝宏年四歲已有至性嘗親爲其父吮癰  
父傳位與之悲不自勝問之對曰代親之感內切于  
心嫡母胡太后以魏主殂欲久專國政忌孝文英敏  
寒月閉之室中絕粒三日因謀廢之羣臣諫止終無  
恨意及太后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與羣

臣往復辨難必欲行三年之喪且曰朕在不言之地  
不應如此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  
絕遂乃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旣祥毀瘠尤甚宿  
于廟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旣祭出廟立哭久之乃  
還竟終喪

周高祖母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  
衛王直譖齊王憲飲酒食肉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  
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當媿之汝親太后  
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勿論他人及葬周主跣行至  
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



朝衰麻之節古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

玄羽逸史曰漢文以來銳然行三年之喪者二君皆夷也彼自謂中國正統者安于短喪而不能改亦可愧矣胡氏又毛吹而訾之不亦固乎

突厥沙鉢略可汗以其子雍虞閭懦柔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沙鉢略死雍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自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居于卑幼下乎且亡父之命何可

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虞閭竟立是爲莫何可汗

玄羽逸史曰沙鉢略事與阿柴同而雍虞閭之推讓則亦有可嘉者誰謂夷中無夷齊季札哉宋人每自稱本朝忠厚立國家法過于漢唐不知太宗之處廷美德昭英宗之事仁宗光宗之事孝宗比于阿柴處羅侯及魏孝文周高祖又若何也

沙陀晉王李克用妻劉氏無子納曹氏而生存勗劉自養之存勗卽皇帝位劉氏故讓皇太后于曹氏曹氏不敢當劉自稱太妃而曹卒立爲皇太后劉詣太



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長久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復何言遂相向歔歔同光三年唐主迎太后太妃至洛陽劉太妃曰陵廟在晉陽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太后至洛陽常思太妃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親自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乃止未幾劉太妃薨曹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亦薨

玄羽逸史曰曹劉二妃女中夷由也曹后本劉氏侍兒劉妃固其主也曹以子貴劉實固讓之劉讓于前曹謙于後歡欣交暢握手白頭沙陀之族生

此賢女安得不勃然興乎夫女無美惡入宮則妬故二趙專房班姬避匿太真入侍王梅摧殞惟漢世祖廢郭后立陰妃兩人始終無間彼光武聖喆明帝長者乃能保全恩禮然亦千載美譚不多得矣吾不意沙陀女流乃亦有此

金主完顏亮太祖子幹本之子也弒其主亶而自立幹本妻徒單氏無子妾大氏生亮亮卽位尊二母俱爲太后徒單后居東宮號永壽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兩宮相得至歡亮弒逆時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亮銜之又大氏乃行嫡庶禮亮恨徒單不



少讓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永壽于會寧大氏思之甚竟至疾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我死爾不可不迎永壽宮事之當如事我大氏死金主竟弑徒單后

金葛王烏祿爲濟南尹妻烏林荅氏儀容脩整金主亮召之烏林荅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遂召王府臣僕曰我爲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監此心行至良鄉得間自盡

烏祿爲金人所立感烏林荅之節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宮中之飾不得用黃金嘗言帝王之道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用寬慈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刑罰不濫卽是寬慈又不喜用兵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家給人足刑部斷獄歲十七人國人稱小堯舜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口惜大臣安于故習不能將順

元世祖后弘吉刺氏性明敏達于事機國家初政后多匡正世祖皆從之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問之后曰自古無不亡之國無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宋府庫物陳殿庭帝問何欲后曰彼欲遺子孫而不能守我何忍取之待宋太后全氏甚厚屢以不習風



士請令回江南帝不許

玄羽逸史曰自劉元海以來夷入中國者獨金世宗最賢乃女后如徒單氏大氏之慈淑烏林荅之守節弘吉刺之明達雖漢陰后唐長孫無加也美哉

說史雋言卷十

玄羽外編十四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執法

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又有盜高廟玉環釋之奏當棄市上怒曰人無道乃盜先



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共承宗廟  
意也釋之免冠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  
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  
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玄羽逸史曰秦自商君來至于斯高俱以法毒天  
下安知所謂平哉蕭曹志在養民網漏吞舟而釋  
之一齊之以法其法即蕭何之法也而堅如金石  
數犯人主之怒不計一身之存亡使天下稱平者  
則釋之之爲也後儒以倉卒萬乘前一言少激而  
摘之以爲開人主妄殺人之端無乃爲刻

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  
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  
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  
不聽若非當致之于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  
于地而退隋主斂容謝原所笞者

玄羽逸史曰隋文猜暴竟戢威于行本之抗辭理  
屈故也然隋法後世遵用笞杖徒流死至今不變  
實自蘇綽以來所詳定者史稱唐萬目理其實皆  
仿之周隋

隋法雖畫一而隋主多峻刻盜一錢卽死又嘗欲六



月斬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不從掌固來曠告綽  
濫免囚徒按驗無實帝怒欲斬曠綽又固爭帝拂衣  
入閣綽托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  
御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  
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願斬臣帝意解會獨孤后在  
坐命賜酒并二金杯前後執奏免死甚多賞賜亦鉅  
萬并大理卿戴胄皆稱平恕

玄羽逸史曰隋文性本猜刻而楊素復輔以峻猛  
賴趙綽戴胄劉行本諸君以死守法全活者衆不  
然亂不在大業而在開皇矣

唐高祖嘗欲殺一人而法不至死監察御史李素立  
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  
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帝從  
之命所司授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帝曰要而不  
清又擬秘書郎帝曰清而不要遂擢侍御史

玄羽逸史曰此與唐之初納諫守法之新政君臣  
交可美焉綱目特書曰以李素立爲侍御史深嘉  
之矣

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者免死未幾  
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戴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



等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  
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  
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  
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曹前後犯  
顏執法辨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玄羽逸史曰以太宗之明當無濫殺而英主喜怒  
任情容亦有失其平者戴胄當官守法確乎不可  
奪而貞觀太平斯人豈無力乎

高宗時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砍昭陵柏高  
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法當除名上曰我不  
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  
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  
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  
所措其手足張釋之曾言之矣今以一柏殺二將軍  
後世謂陛下爲何如臣實羞見釋之于地下上貸二  
大將軍擢仁傑侍御史

武氏革唐爲周越王貞等起兵興復敗死太后欲悉  
誅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之無驗太后詰之珣抗  
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別有任使此獄不必  
卿也更命周興於是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



等皆死親黨俱誅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聞貞黨當死者六七百家當藉沒者五千餘口密奏彼皆誣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垂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仁傑先爲寧州刺史有德政碑也

玄羽逸史曰諫者能使闇主寤暴主容此非徒言辭清辨足以聳動而至誠之所感者多矣當武氏之朝而微斯人不惟取日之功不建而流毒于天下不尤慘哉世儒猶以事女主薄之愚謂狄公在

周如大乘菩薩行忍辱行自非小聖所測

天后時周來等以羅織被寵任故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有功文遠之孫也嘗爲蒲州司法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亦敬憚之擢殿中侍御史遠近聞之相賀

玄羽逸史曰潘好禮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張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夫有功當天后慘暴屠酷之際而屹然砥柱



截斷橫流是好禮所稱爲至難也嗚乎仁哉

### 高峻

沛公不喜儒生每見冠儒冠者必令左右取而溲之  
酈生以酒自豪自稱高陽酒徒詣軍門以儒服見沛  
公方令兩女子洗足不爲禮酈生趨前曰足下欲誅  
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公輟洗延之生長揖獻策沛  
公曰善用其計據敖倉塞成臯以威強楚

玄羽逸史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尤不喜儒生而  
酈生以儒見長揖峻辭略不少屈卒以契合此有  
田子方魯仲連意趣

衛青拜大司馬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公卿咸致敬獨  
汲黯長揖不拜或曰大將軍尊貴百僚降禮出天子  
意黯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聞之待黯有  
加

更始中陳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王丹丹曰俱  
遭反復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使絕域無以相  
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及侯霸爲大司徒王丹被  
徵司徒遣子昱候于道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  
公欲與公結交故遣相迎何勞荅拜丹曰君房實有  
是言丹未之許也



玄羽逸史曰古人有重大將軍以長揖贈大司馬以不拜而大司徒求交不可得者後世遂寥寥矣桐江一絲上動星象蓋絕響于千秋予謂汲長孺王仲回亦其流亞也

梁統之子松尚世祖女舞陰公主最貴倨嘗詣伏波將軍問疾獨拜牀下伏波不荅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降意大人何不爲禮伏波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序

李膺名重一時賓客非海內名賢及屢世通家不與通孔文舉稱先師與老聃有師友之誼僅得一見荀爽得御郭泰同舟各稱生平之幸當時士大夫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

玄羽逸史曰伏波長者幾中傷于梁松豈其智在汾陽下耶李司隸龍門之標竟開黨錮之禍流毒士大夫者二十年漢亦不祀吾不願二公有此也

諸葛孔明才高一世不妄交遊時龐德公隱于鹿門孔明每見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阮嗣宗陳留阮瑀之子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羈每對客以白眼視人非高士如嵇劉輩不爲一轉青



嵇叔夜少有雋才曠邁不羣學不師授恬淡無欲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性喜鍛鍾繇之子會名重一時權勢熏灼嘗慕叔夜往訪之叔夜箕踞而鍛不爲禮會去嵇顧之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應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玄羽逸史曰孔明三代之英伊呂之儔而獨敬龐公如父師龐公亦不少讓此其人品可想乎彼草廬中所以培養大學術者得其力爲不淺矣若夫嵇阮以高峻而受禍此可以爲戒而不可慕與龐公之處孔明者殆不可同年語

王丞相導名位隆重百僚皆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顏光祿含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豈有邪德乎

玄羽逸史曰晉初王祥不拜司馬昭茲顏含不降禮于王丞相猶有漢汲長孺之風近日士人任州郡職者望上官軒輶如候乘輿彼位任稍崇者亦儼然傲天下士少不如意卽有中傷良足爲世道悲矣

蔡興宗陳留蔡廓之子廓字子度博涉羣書言行以



禮宋高祖殂傅亮徐羨之共管朝政召廓爲吏部尚書廓曰若選事悉以見付則勉就不然不能拜也徐曰黃門郎以下悉委之以上宜共參同異蔡曰吾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竟不拜興宗在荊州詔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候興宗不敢造席良久乃去蔡公竟不呼坐

玄羽逸史曰蔡子度不拜吏部尚書說者以時事多艱故委之而去其實風裁氣節父子俱天挺也聞宋孝武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尚書令柳元景皆不能免獨憚興宗方嚴不敢侵媒子度之在

先朝亦然殆不媿中郎之後矣

王球司徒謚之子不妄交賓客門庭虛靜時殷尚書景仁劉僕射湛權勢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詣球可稱旨就席弘如言往王舉扇搗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

張敷爲中書郎時舍人秋當周赴並管機要以張同省名家欲詣之周曰往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秋曰我等並已負外郎矣奈何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



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二人失色而退

紀僧真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徼逢盛世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玄羽逸史曰江左士流高自操尚雖貴襲金紫曾不得一入其容接卽以天子命亦不肯奉而其時人主不曰我便無如此何則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未嘗忿其簡亢也所謂士貴而上亦能貴之交可嘉矣然王僧達謝靈運竟以此敗崔司徒大清流品族爲之赤梁武帝惜婚王謝貽禍臺城大都士君子不可無與世推移之大權也



大邑而返

玄羽外編卷十一

說史雋言卷十一

玄羽外編十五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望實

漢文帝思賈生召至宣室問以鬼神之事不覺前席  
因歎曰朕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玄羽逸史曰賈長沙之才其在冉雍端木之間乎  
惜未升孔堂不親聆性命之學弗善處窮然文帝  
未嘗不知之顧玄默謙讓志在養民寧遜三代之  
治而不敢為此所以委頓長沙也



郭泰稱黃憲曰叔度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或謂荀淑曰子國有顏子子知之乎淑曰見吾叔度乎

荀淑八龍之子惟爽氣豪一世嘗見李膺爲之御歸而喜曰吾今日得御李君矣

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相持于渭濱孔明病且死遺令楊儀姜維振旅而歸仲達追之儀等反旂揚鼓仲達走時人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仲達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旣而按行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

玄羽逸史曰漢末多賢而黃叔度以量勝李司隸以氣勝武侯則三代之英也郭泰荀淑荀爽司馬懿皆一時之傑而稱服如此大都其人品可想矣燕太原王慕容恪字玄恭行兵最有紀律不妄殺一人死而人猶思之秦丞相王猛伐燕秋毫無犯鄴中父老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猛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遣人祠之北魏主珪入關訪王猛之後得其孫憲大喜曰此王景略之孫也卽日拜官

玄羽逸史曰慕容玄恭王景略雖生于偏霸之世



哉管晏張葛不能遠過也易世之後猶令雄主才  
臣翹然遠慕可謂豪傑也已

武則天以法馭羣下大臣多被屠戮惟敬狄仁傑嘗  
呼爲國老而不名仁傑每見遽令毋拜曰每見卿拜  
朕爲身痛

玄羽逸史曰武氏猜暴不減秦皇夷滅唐臣如刈  
槁菅而始終敬禮仁傑盛德偉度服之至矣天將  
再興唐室故生公其關係氣運不小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嘗校中書令考二  
十四田承嗣跋扈代宗以永樂公主妻其子華猶擁  
兵不朝子儀嘗遣使至其所承嗣西望拜曰此膝不  
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  
留之唯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僕固懷恩反  
詔起子儀爲副元帥朔方將士投兵言曰我輩從懷  
恩反何面目見汾陽王

玄羽逸史曰汾陽武臣也其宇量大類儒者當其  
時將帥不復稟畏朝廷而獨敬公夷狄不復知有  
中國而獨憚公忠義德望自唐至今一人而已

文潞公尹洛程正叔時爲判監一日著令正叔往赴  
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曲正叔訝之問故對曰昨日



五不文錄 卷一  
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謹嚴依禮法  
故先來呈其敬憚如此

富鄭公司馬公居鄉里尤尊禮正叔呂正獻公范忠  
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  
硯正衣冠然後寫韓相持國在頴昌年八十一親往  
見之正叔還報韓公早晚伴食甚恭一日密問其子  
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言我有黃金樂楪重三十  
兩似可爲先生壽我當以他事今汝侍食因從容道  
吾言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願與乃翁道  
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問其子  
曰我不敢言止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玄羽逸史曰正叔人品立乎曾孟之間故能傾動  
一時名公敬憚如此士大夫過洛陽者覩伯淳則  
和風慶雲見正叔則嚴霜烈日望堯夫則弄月吟  
風何其幸耶

蜀公范鎮致仕居洛哲宗屢起門下侍郎不拜契丹  
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咸望以爲相  
士大夫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東平公呂公著年七十一屢辭疾哲宗拜司空平章  
軍國重事次年卒宣仁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



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初王安石博  
辨騁辭人莫敢與元公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  
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詩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潞公文彥博年八十二位太師平章軍國重事遼使  
耶律永昌來聘詔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于  
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八十二  
矣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  
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  
逮永昌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玄羽逸史曰蜀公不相司馬公不壽宋之不振天  
實爲之然而呂東平文潞公猶能係天下安危專  
以國柄授之宋事尚可爲也奈何與章呂二蔡互  
爲出入進退兩公何所能爲

楊氏得程氏之學蔡京等深忌之時隱居杜門學者  
從之日衆每契丹使至必問龜山先生安在

玄羽逸史曰宋人有道學之禁諸君子進不容于  
朝退不容于野至使夷狄敬之服之而後收而禮  
之堂堂中國反夷狄之不若亦足羞矣又金虜翦  
中原士類如刈菅而使至江南必問朱先生安在  
懿德之好果無間于華夷乎



風節

魏公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安能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屨而行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謝之

玄羽逸史曰田子方亢高節于貴公子後人謂富貴不可驕貧賤亦不可驕執是議子方是也然亦就子擊之論而反之耳其風裁意氣固鶴唳九霄

也今人趨走權勢俛首下氣而侈口論古人可爲一笑

秦圍邯鄲曰暮下諸侯畏秦不敢救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議共尊秦爲帝時魯仲連在邯鄲城中往見衍而責之且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云云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

玄羽逸史曰秦人是時已招八州而朝六列諸王畏之如虎何難一帝哉而魯連以匹夫身蹈東海



卽欲止之此其氣蓋六合矣仲連死秦人帝不旋踵而亡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背也百世仰其生氣猶凜凜

漢主爵都尉汲黯以嚴見憚嘗以直諫忤帝回折丞相弘御史大夫湯淮南厲王謀反獨懼黯不敢發衛青以功拜大司馬大將軍尊寵于羣臣無二公卿皆卑奉之黯獨與亢禮人以天子意諷之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之待黯有加青雖貴上嘗踞廁視之又或不冠見丞相弘惟不冠則不見汲黯遠望黯至卽令可其奏

玄羽逸史曰西漢二百年矯矯風節獨一長孺耳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可謂知言故使長孺不死負斧之圖不在子孟也

漢世祖姊湖陽公主新寡帝使自擇壻湖陽曰外間惟宋弘風調舉朝莫及帝召弘謂之曰朕聞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時公主在屏後帝謂之曰事不諧矣

玄羽逸史曰宋公以風節自持豈肯爲帝姬一屈



他日帝用爲司徒而桓譚不敢以繁聲進御可謂以嚴見憚矣

北魏中書令高允仕魏五十餘年經事六帝俱以正直廉潔始終不渝魏主常幸其家諸子不免樵採惟草屋數間厨中鹽菜而已魏主資給之俱以分于親黨與司徒崔浩同修國史人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下浩等于獄時允爲太子師太子營救囑允異詞帝詰之允曰浩惟總裁其餘著述臣多于浩帝曰若是死宜矣太子曰小臣見天威嚴重迷亂失次耳再詰之終無異詞帝嗟歎而特赦之令草誅浩詔允曰

罪不至死終不肯從帝大怒太子泣拜不已乃曰微斯人又有數千人死矣僅誅浩等五族中常侍宗愛連弒二帝願指公卿望塵趨拜允獨長揖游雅常稱之曰崔司徒每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風節乎夫人固不易知吾旣失之于心司徒漏之于外此管仲所以致慟于鮑叔也玄羽逸史曰高公處崔司徒事上不欺君下不負友內不愧心而死生禍福則置之度外也不然豈



其方寸不亂而猶以清辨動人主哉魏朝二百年當爲第一人物若夫亢禮權姦特小節耳

唐侍中魏徵初爲太子建成洗馬建成敗太宗召徵于雋州問曰若教太子殺我乎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用徵言陛下豈有今日上禮而用之上寵魏王泰或言諸大臣多輕魏王上怒讓之曰隋文帝諸子頓躓大臣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耶房玄齡等皆謝徵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萬無魏王折辱大臣之禮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

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又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竇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徵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所營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又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玄羽逸史曰文貞公正氣直辭可方汲長孺而縱橫博雅又出入于蘇張此所以有言必納也後世有此論議無此膽氣卽欲以風節自持難矣

開元宰相宋璟天后時爲御史中丞時易之兄弟寵



盛公卿事之如僮僕璟獨不爲禮一日召朝貴宴集  
易之兄弟坐璟上兩人素憚璟揖之云公方今第一  
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  
官侍郎鄭杲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止  
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即之有舉坐悚惕開元  
四年姚崇薦璟自代璟方爲廣州都督上遣內侍楊  
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不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  
交言思勗最貴幸歸訴于上上嗟歎良久益敬重之  
開府儀同三司王毛仲百官趨之輻輳璟奴視之毛  
仲嫁女上問何須朕爲爾辨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  
皆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  
也朕爲爾召客明日詔宰相及諸達官皆詣毛仲舍  
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  
而歸

玄羽逸史曰宋公立朝如猛虎在山狐兔爲之斂  
迹輔政如神龍在田雲雨待其施行人主恃之也  
則壁立萬仞凜一代之儀刑天下仰之也則鶴昂  
九霄迥百世之風采蓋全唐之一士奚姚宋之並  
稱云乎哉

李愚在唐末以學行稱後梁主瑱召爲左拾遺崇政



殿直學士時衡王友諒貴重宰相李振等皆拜之愚  
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  
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可也振等陛  
下家臣臣于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  
罷

玄羽逸史曰唐士自白馬以來魂魄俱散無有以  
廉耻自勵者李愚不拜衡王當時君臣俱爲駭愕  
顧此直士豈垂亡之主得而用之罷歸宜也

宋太祖謂宰相曰翰林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  
質等奏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  
祖曰非斯人不可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  
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宮門見太祖魁岍跣足而  
坐儀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然後召見儀曰陛  
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  
歛容謝之

玄羽逸史曰自武帝不冠不見長孺以來如竇儀  
者非千載一人乎宋諸君待士以禮自太祖始而  
儀實啓之蓋宋家三百年廉耻之宗主也

富弼以知制誥使契丹拜樞密直學士固辭往返者  
再進樞密副使又辭曰願陛下臥薪嘗膽不忘修政



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武備不可忘次年拜樞密使  
猶力辭帝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至紫宸殿  
待弼綴樞密院班乃坐神宗時弼以平章事力爭新  
法求去帝曰卿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  
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玄羽逸史曰弼在虜庭正氣直辭賁育不能奪歸  
而力卻其賞曰增弊非臣意曰願陛下無忘輕侮  
之耻至與安石不合卽力辭相位所謂三公不易  
其介弼近之矣

神宗初年卽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  
六帝曰卿以文學取高科乃不能四六耶又以爲樞  
密副使光以諫新法不從不受命熙寧三年竟辭翰  
林學士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以自疑光曰安  
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  
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耳乃以端明殿學士  
知永興軍

玄羽逸史曰神宗嘗有乏才之歎蒲宗孟驟進言  
曰方今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神宗直視久  
之曰蒲宗孟乃不足司馬光邪只兩辭翰林學士  
一辭樞密使朕卽位以來一人而已在他人雖逐



之不去也温公雖不用人主固甚重之宋士大夫  
多勵廉耻大都富鄭公司馬温公振作之力

劉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  
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  
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甚怒則執簡却立  
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立者見之蓄縮竦汗爲章淳  
京卞所忌連貶極遠惡地無不歷之年旣老羣賢彫  
喪略盡惟公巍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  
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  
使持書啗以卽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

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荅蘇子瞻嘗評元佑  
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玄羽逸史曰温鄭二公後能持風節者獨劉器之  
老而彌篤聞其將死時沐浴更衣歛膝危坐忽天  
地暝晦空中轟轟雷聲少頃開霽而公視含矣彼  
其所取宇宙正氣獨多易箒時安得無此光景



說史雋言卷十二

玄羽外編十六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賢母

二世時諸侯故將兵皆起各欲自立東陽少年殺令  
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謹信長者欲共立  
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  
封侯事敗易以亡不為人所指數嬰從之以兵屬楚  
沛人王陵聚黨居南陽漢破三秦以兵歸漢楚執其  
母欲以致陵母語陵使者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



以我故持二心也乃伏劍死以絕陵望

淮陰人韓信家貧釣于城下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奚望報乎

玄羽逸史曰漢初三母嬰母甚智陵母甚烈漂母甚仁愚謂嬰陵二母真能愛子者也漂母真能愛人者也南面大榮也而令其子郤之死生大事也而以其身殉之賢哉二母至于憫信而飯之怒信而激之其識度尤遠矣

孝宣時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鷲酷烈冬月論囚流血數里人號曰屠伯母從東海來見之大驚止都亭責延年曰爾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全安愚民乃多殺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歸歲餘延年棄市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玄羽逸史曰母歸非避禍也欲使其子寤而改圖延年竟不能改此母言之所以終驗也孝宣勵精恤刑延年窮極慘刻內違母誠外戾君人若延年者非惟不臣且不子矣



漢馮異欲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自爲計以絕子內顧之念遂縊而死光武卽位命建廟祠之廟在饒陽縣

玄羽逸史曰陵之母知高祖必能建業異之母知世祖必能中興而各不愛身以成子名賢哉千古不二三見也

吳夫人錢塘人孫堅之妻策權之母策年十七威震江東功曹魏騰忤策意策將殺之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策卒權立夫人曰周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

玄羽逸史曰倚井一言而三吳之僞權如挾纊長沙公其不死矣爲死而有代其義方者在也

并州刺史劉琨見中原淪沒志在靖難而性頗奢豪喜聲色孫潤以音律得預于政事護軍令狐盛素以爲言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時方移檄州郡會兵伐漢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劉粲劉曜將



兵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琨東收兵于常山曜等乘虛陷晉陽琨還救不及泥遂殺琨父母

玄羽逸史曰令狐泥挾子胥之忿以出使琨有備亦未遽使其逞志也奈何移檄遠近聲言伐漢及曜粲南來乃更收兵常山哉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蓋策之審矣母賢智與孫夫人埒而不能使越石如伯符歟有遺恨也

何無忌母劉氏牢之同產也桓玄篡位劉裕劉毅何無忌起兵興復無忌夜草檄文母劉密窺之見其辭義激切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後果成功

玄羽逸史曰牢之爲玄所殲無忌親其甥也母劉尚亦有復仇之思乎不然何一見檄文而泫然下泣也後建義之士盡殞于劉裕而無忌獨死道覆之難彼其名義淵源固已遠矣

北魏宦者苻承祖寵幸用事親姻爭趨赴以求利其姨母楊氏嫁姚氏者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如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曰我家世貧不能著此受而埋之與之奴婢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



之不肯起疆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庭一姨伏法魏主見姚氏姨貧敝特赦之

玄羽逸史曰附勢求利丈夫學古者徃徃爲之而姚氏婦何獨不然彼所云一時之榮無憂之樂似已聞知命樂天之旨而人號曰癡不知姚氏宗乃從一癡字保全此母殆非尋常母也

北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寘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玄羽逸史曰胡致堂謂妻母知教化之源信矣而其子景伯之孝亦所可深嘉者崔母故大賢子有疑政卽質之想所奉慈旨而改易者必多史家不能述獨記貝丘婦人一事耳世之違親而虐民者胡不取鑒于房生

唐王義方爲侍御史其母極賢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色美繫大理獄義府囑寺丞畢正



義枉法黜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高宗知而不問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其親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名汝能盡忠吾死不恨義方乃彈之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之始趨出乃對仗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萊州司戶

浙西觀察使李景讓母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早成此不敢取遽命掩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撻浙西有軍將忤景讓竟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亂母聞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白之親含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玄羽逸史曰王母以義成子之名李母以廉成子之身王母令其子批龍鱗李母使其子脫虎口大



智大賢豈尋常婦人所能彷彿也又景讓弟景莊  
場屋被黜母輒撻景讓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  
廷公道豈可效他人求關節乎此尤非近日士大  
夫所及

蕭縣人劉崇母素有識量碭山朱温兄弟貧依崇家  
崇每笞辱之母曰朱三非常人當善遇之及温爲帝  
睚眦必報崇家以母得全

玄羽逸史曰朱三窮凶極暴被崇笞辱而崇宗得  
免豈不以母哉夫白龍魚服未易決擇有如母者  
而能預知蓋過人遠矣

种放之母能安貧樂道薄滋味放隱居終南以講習  
爲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朝廷有詔召之放母恚曰  
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旣隱矣焉用文爲果爲人知  
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  
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到宋  
帝時加存問母卒徵放乃至及真宗西封不召而出  
玄羽逸史曰种放在終南太宗召而不出從母命  
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貞介哉母乎非女  
中之由光乎故知高尚者母而非放矣昔桓玄以  
古帝王皆有隱士資給皇甫希之風令入山下詔



徵之當時以爲充隱予因而廣之王烈在遼東以  
商賈自穢畏隱也韋祖思拜赫連勃勃而受誅屠  
隱也盧藏用在終南捷徑隱也并种放母隱也大  
都王烈不得已祖思遇暴虜如中毒放亦能從母  
藏用勢利之士而最下者希之也

尹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詩元祐  
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  
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  
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  
也焞不復仕

玄羽逸史曰焞卜蔡京指正爲邪欲加屠害而天  
下士大夫雷同附和尹氏子義不干祿母實成之  
善養祿養之言宛然聖賢之訓不識雷同附和者  
亦聞之而慙汗否也

張浚母計氏夫人聰明賢淑浚事之甚孝浚有大功  
于朝廷雖屢爲秦檜放逐而心不忘國家因星變猶  
欲力論時事以計夫人老恐言之必被禍計夫人知  
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  
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  
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



爲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  
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時秦檜和議旣  
成邊防撤備疏奏長流連州

玄羽逸史曰檜賊以卑主辱國爲不世之功以弛  
備偷安爲長久之計鼎浚相繼而出鼎欲以默保  
身浚欲以言悟主至于間關連竄雖不辭殞首以  
報君而垂白在堂西山景暮浚亦無可奈何矣賢  
哉母氏獨能誦其父紹聖之策語援父以激子移  
孝而爲忠天下頌魏公之忠者能不三歎于計夫  
人也

### 女慧

僖負羈者曹大夫其妻有識鑑晉公子重耳出亡過  
曹從者咎犯趙衰等五人館于僖負羈其妻陰窺之  
竒其狀貌時曹共公方無禮于公子公子欲去僖負  
羈妻曰晉公子非常人從者皆相國器公子若返國  
而問無禮于諸侯曹其有伐不如早自貳焉遂進食  
加璧公子受食返璧後返國遂滅曹爲曹君不用僖  
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也

太史氏敷之女齊王法章后齊湣王淖齒之亂于法  
章逃爲太史敷家傭敷女私見而竒之竊爲授之衣



食因得私通王孫賈討淖齒求法章于太史家立爲齊王王迎女爲后而父敷以爲耻終身不見后曰女雖貴然自嫁辱吾門也后亦不廢孝誠于敷

玄羽逸史曰智哉僖負羈之妻太史敷之女也能辨白龍于魚服中惜其勸夫自貳不媒而嫁于倫紀頗虧也顛頡之火父敷之耻良非過哉

淖方成漢披香殿女博士也時孝成皇帝遊主家悅歌者趙飛燕姊妹迎入宮大見寵幸皆拜婕妤而小趙姿性尤濃粹左右皆嘖嘖歎賞方成自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竟嬖小趙而崩

班婕妤好彪之姑孝成帝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善其言甚寵敬之及趙氏姊妹入宮諧婕妤與皇后詛呪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上赦之婕妤好自慮久而見危乃求共養太皇后于長信宮後竟譖殺皇后而婕妤得保全

玄羽逸史曰二趙寵傾後庭而小趙之色至使粉黛輩亦咨嗟賞嘖况成帝乎淖姬禍水一言千載



頌其明識若班姬節行文章卽漢士亦讓之矣彼其清辯以脫禍韜晦以全身令人遐哉生其餘慕曹大家姓班氏名昭班婕妤弟穉之女孫彪之女也彪子固以文章名世其女弟昭適曹壽者才學亦相埒號大家固以竇憲黨死獄中著漢書尚未就公卿奏請以大家踵成之後人稱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大家有力焉自和殤以後后妃主嬪俱以大家爲師

玄羽逸史曰班氏世著文武而女德亦種種不獨兩漢名家無匹卽晉魏以來至于今寧有如婕妤

大家共產一門哉嗚乎盛矣

辛憲英毗之女毗仕魏爲議郎曹丕得立爲太子喜甚抱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後卒如其言

玄羽逸史曰何曾知晉之將亂子孫至引以爲聖彼曾一代名士一言偶中且謂之難辛氏女閨闈綽約遠覽高識出乃父之意表以片辭之間定新昌之國不謂之女中聖詰可乎管氏婧女不能過



也至于决曹爽之必誅料司馬宣王之不遽篡論  
弟敞以從義壽鍾會之有他志而令其子琇之莫  
從及強之去而又教之以脫禍之術明鑒儉約出  
于天性從子辛祐皆其教導若爲男子當是荀文  
若之流

桓玄妻劉氏有智鑑玄篡位下邳太守劉裕從徐兗  
刺史桓修入朝劉氏見之私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  
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  
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議之耳

玄羽逸史曰劉氏明于知裕而暗于識玄玄大逆

彌天而曾無片言以阻之反欲加害于龍行虎步  
之雄智不足稱也

竇太后周神武公毅之女襄陽公主生也幼育于宮  
時突厥二可汗強盛以女阿史那氏嬪于周周主雖  
立爲后而不肯寵女年四歲一日密言于周主今高  
齊鼎峙突厥方強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周主  
深納之後九年而隋公堅廢周自立女聞之自投堂  
下撫膺太息曰恨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  
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時年十三歲也及  
長自畫孔雀于屏求婚者射之中目乃許唐公李昼



之子淵獨中因適之生太宗文皇帝

玄羽逸史曰壯哉竇后負老成之識于童稚之時  
下堂撫膺已萌復讎之志而雀屏中目意在得天  
下英雄而夫之以遂其本懷耳惜不及見其子手  
奪隋氏之鼎而開大唐三百年之宇宙然而精爽  
之氣萬古不磨矣

徐才人名惠徐孝德女生五月而能言四歲通論語  
毛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文皇帝召爲才人進位充  
容上營玉華宮費巨億萬充容上疏其略曰今東征  
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  
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  
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珍玩技巧喪國之  
斧斤珠玉錦繡迷心之醜毒作法于儉其弊猶奢作  
法于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玄羽逸史曰漢有班姬唐有徐惠皆以貞淑之性  
挾穎秀之才剛正之操含博大之識是數百年而  
一見者惜此一才人也武氏一才人也元凱與窮  
奇比肩太宗當何以辨之

五季反賊趙思綰少時嘗求爲左驍衛上將軍李肅  
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爲叛臣肅妻



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數就見肅拜伏如故禮肅懼爲所污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朝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請降于漢漢以爲華州留後

玄羽逸史曰思綰叛逆未露李肅以皮相識之非張氏金帛之遺久爲魚肉矣思綰頻來見親肅又欲尋死地歸朝之勸則李氏轉危機爲奇勲矣智哉肅妻女洎而後罕見其儔

說史雋言卷十二終

說史雋言卷十三

玄羽外編十七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女勇

徐氏丹陽太守孫翊妻翊權之弟也丹陽督嬖覽承戴負殺翊覽欲逼取翊妻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嬰高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



使人召覽入適得交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  
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貞徐氏乃還縗經奉覽貞首  
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玄羽逸史曰自古婦人守節者有矣死節者有矣  
而討賊者未之聞蓋自徐氏始此豈常婦人所能  
辦哉良足深嘉矣

孫氏堅之女策權之妹劉備與孫權破走曹操分荆  
州備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其妹妻之孫氏才  
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  
心常凜凜後劉璋迎備入蜀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

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還禪  
玄羽逸史曰左將軍有梟雄之資而凜凜于孫夫  
人此其壯烈可以意想哉子禪東去飛雲截江實  
出天幸不然幾于自投質子矣

李秀晉寧州刺史毅之女五苓夷圍寧州會毅病卒  
秀明達有父風眾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  
城中糧盡眾炙鼠拔草而食之無叛志伺夷稍怠輒  
出兵掩擊破之

女灌姓荀氏晉荊州都督崧之女杜曾叛陶侃爲所  
敗崧屯于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援于故



史襄城太守石覽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突圍  
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于周訪訪  
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乃遁去

玄羽逸史曰秀灌二女嬰年閏質而勇冠三軍然  
秀也領州事遂爲近日上司之權輿矣

秦后毛氏南安王苻登之后登堅之䟽屬堅爲姚萇  
所弒衆立登爲主與萇相持萇襲安定禽名將數十  
人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兵入營猶彎弓  
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被執萇將  
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  
皇天后土寧容汝乎遂見殺

玄羽逸史曰毛后不獨勇健節亦矯然有烈丈夫  
風矣當時惠帝羊后爲劉曜所得竟生子熙復立  
爲后視毛氏不在天壤耶

劉氏魏梓潼太守苟金龍妻梁將張齊來攻金龍疾  
病危殆劉氏帥厲將士乘城拒戰百餘日城副高景  
謀叛劉氏斬之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  
而懷之并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  
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  
其子爲平昌縣子



玄羽逸史曰劉氏守禦始末雖古良將不是過而布絹取水則前所未聞何智勇之俱備也

高涼洗氏女其族世豪蠻中部落十餘萬家洗氏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適高涼太守馮寶寶雖世爲方伯而號令不行于蠻中自洗氏妻寶常約束本宗使從民禮由是馮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召寶欲劫其兵以叛洗氏知之以寶稱疾自往高州以輸賧爲名襲破其軍遷仕走遂與陳霸先共追殺之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霸先果代梁國號爲陳武帝以洗氏子僕爲陽春守歐陽紇誘僕至

南海亦劫與同反僕遣告其母洗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與陳將章昭達擒紇僕歸陳主以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冊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繡幃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儀隋開皇十年番禺王仲宣反圍廣州夫人遣其孫暄救之不敢進夫人大怒執暄繫獄更遣孫盎與隋將慕容三藏擊殺仲宣而自披甲介馬張錦繖巡下二十餘州遂定嶺表拜盎高州刺史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追贈寶爲譙國公赦暄罪以臨振縣爲湯沐邑



玄羽逸史曰自古婦人賢而多才未有如洗氏者而功名富貴福祿壽考亦振古無比歷梁陳隋唐馮氏父子錦衣玉食茅土恩澤之盛皆夫人貽之考其功則取三叛人若拉朽然故其子孫世篤忠順卽竇融錢鏐烈丈夫猶不得與之媲美令人千載下覽懿行而景思津津乎有餘馨豈不壯哉

唐李氏高祖淵之女適柴紹居長安淵起兵晉陽密召之紹謂李氏曰尊公起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與

從叔李神通大俠使萬寶等起兵應淵有西域商胡何潘人入司竹園聚衆數萬劫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之令與神通合兵攻陷鄠縣又遣三寶說羣盜李仲文等皆降徇盩厔武功始平俱下衆至七萬遣使迎淵淵遣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會世民于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

玄羽逸史曰神武公之女生男雄傑已應天命矣而其女亦桓桓有烈丈夫風卽廝養馬三寶且能具將帥才况其他也女中英雋自洗氏之後李娘子亦稱流亞云



任氏成都人節度使崔寧妾也寧入朝以弟寬爲留  
後楊子琳爲瀘州牙將素與寧不協帥輕騎數千乘  
虛突入成都留後寬與戰不利任氏出家財募兵得  
數千人自帥以出擊破子琳走之

玄羽逸史曰任氏非俗所傳浣花夫人乎脂粉中  
自有甲兵何必羨石龍洗氏

### 守死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兵時有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  
守管城不下無忌召高攻管許以封邑高曰父攻子  
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

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  
不然無忌將十萬之師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  
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  
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有大赦降臣亡子不得  
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  
之不可縮高曰信陵君悍猛自用此辭反必爲君禍  
吾請死之遂到于使者舍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  
遣使謝安陵君

玄羽逸史曰縮高安陵一布衣耳寧死不忍使其  
子倍君非深知名義之重如芻豢之悅口豈能至



此秦人惟知首功爵祿禮義蕩然踳高者真不染于流俗者也其時輕生徇義者亦多如侯生以死送信陵田光以死激荆卿虞卿以死逐魏齊皆稱節俠而高之所守者似善君子辨之

王莽既篡位以安車駟馬璽書印綬遣使迎龔勝爲太子師友令郡縣長吏諸生三老千餘人入里致詔使者久立門外欲令勝起迎勝設牀于堂加朝服拖紳稱病篤不起使者百方強請不從子弟皆勸之勝曰吾受漢恩無以報今年老人日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主哉閉目不飲食積十四日而卒時年七十

### 九矣

玄羽逸史曰漢養士二百年莽以狙詐拱手取之而上書勸頌功德者至數十萬人皎皎乎揭日月行之天獨龔先生一人而已然則節士豈易得哉公孫述據蜀稱皇帝聞廣漢李業名徵爲博士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授公侯之位不則賜以毒酒融慙慙再四業曰古人危邦不入正爲此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耻殺賢之名



贈賻甚厚業子李暈逃辭

玄羽逸史曰李業視公孫子陽賦也安得以富貴  
餌之聞當時有巴郡譙玄蜀郡王皓王嘉犍爲費  
貽俱知守死之義而慷慨無所顧忌業固標表百  
世矣子暈逃賻贈而不受卓有父風蜀中一時節  
士之盛如此愚謂蜀士獨盛于漢次則宋屢朝皆  
不及

宋文帝太子劭失德懼廢造巫蠱厭勝之術文帝與  
江湛徐湛之王僧綽謀廢之僧綽勸速斷不能從劭  
每夜饗將士或親行酒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裘

淑入宮流涕言寃且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斌  
淑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色變斌懼曰當竭  
身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乎殿下幼嘗  
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盼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  
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  
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或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  
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  
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  
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  
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殺之遂入宮弒帝并殺江



湛徐湛之時猶未知王僧綽勸斷之言居數日始殺僧綽

中領軍蕭道成將移宋祚中書監袁粲與劉秉褚淵謀起兵石頭討之淵以謀洩之道成道成先爲備粲與秉皆敗粲謂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道成當直前斫之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粲淑之從子也

玄羽逸史曰宋興六十餘年得袁氏兩死其事衛率當子劭逆節微露之時不能遠引而去中監遭道成羽翼既定之後何以措手其間說者謂有遺恨然而其就斧礮秉志不回視蕭斌褚淵輩真麟鳳之于雞狔矣

李懷光子李瓘德宗以懷光解奉天之圍召瓘拜侍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于帝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但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



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未幾懷光反帝遣瓘去瓘不肯懷光死乃自殺

玄羽逸史曰爲懷光之子者上不得背其君下不得從其父惟一死之爲慊無毫髮之間可營自免者胡致堂謂宜預詔懷光使瓘勿死不知光之逆可令從詔乎瓘不能死而安生乎以瓘之賢父逆誅子不死可辭于後世乎此兒童之見生所未喻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宋亡之後繫燕四年張弘範索羅丞相等百方勸之竟不屈會有流言及之世祖召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得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乃斬于都城之柴市妻歐陽氏遠來收尸面如生衣帶之贊行刑者奏之帝悔莫及初天祥開幕府置僚屬及逢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前後死節者百餘人

玄羽逸史曰田橫之義同死者五百信公無亦近之哉然信公非爲一身一家爲三百年之宋其義猶爲俊偉故死義者多矣終未若信公之堂堂者也信公之前有江萬里李栢陸秀夫信公之後有



謝枋得皆足稱守死而惟信公也者則揭日月而行之天

說史雋言卷十四

玄羽外編十八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芻策

秦伐趙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不敢救  
趙奢曰道險路遠譬如兩鼠鬪于穴中將雄者勝乃  
帥軍行去邯鄲三十里止舍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  
者死秦軍鼓譟武安城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  
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秦間入趙軍奢善食  
而遣之使遣卽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距閼



與五十里而軍秦將聞之悉甲而往趙有軍士許歷者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積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謹受教歷請刑不許復言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拒之秦人爭山不得奢縱兵攻之秦師大敗解闕與之圍趙封奢馬服君

玄羽逸史曰馬服君持重固密嚴審決斷果良將哉許歷一軍士耳卒用其言以敗秦師此見當時人材多伏于下賤而善采芻蕘如趙奢者固可爲納諫法也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行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廝養卒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出趙王廝養卒爲御而歸



玄羽逸史曰先秦之世張耳陳餘最稱賢彼厮養卒者才智論議卽策士中亦錚錚而甘二君賤役不去此必大有厭服其心者在也古人取士不問其類夷盜奴虜往往有相國之器此亦足以睹矣彭越反楚地外黃爲越城守項羽擊退彭越圍外黃數日乃下羽欲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從之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悅乃不坑外黃

玄羽逸史曰羽之暴窮古以來一人所過城邑無不殘滅况外黃數日不下哉舍人兒年方髻挺身說之卒能止雷霆之威戢猊虎之怒可謂膽智過人矣惜其姓名不傳于世

齊人婁敬成隴西還過洛陽請見高祖說以洛陽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不如都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云云帝問左右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都洛秦都關脩短懸殊復問張良良曰敬言是也洛陽四面受敵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上卽日都關中封婁敬奉春君後伐匈奴遣使者十輩往觀俱云可擊復遣敬往敬曰兩



國相擊宜見所長今臣徒見老弱此必欲伏兵爭利  
先見短耳臣以爲不可擊也帝怒其阻軍囚之行至  
平城冒頓以精兵四十餘萬騎圍帝于白登七日以  
陳平秘計得脫歸斬前十輩使而封敬建信侯賜姓  
劉氏

玄羽逸史曰敬戍卒耳爲漢家計靈長何深遠哉  
漢廷之臣獨子房與之合敬亦高識矣至于揣匈  
奴事勢如著龜帝不亡者間不容髮歸而大封之  
非倖也

漢景帝時七國反上命周亞夫將兵拒之亞夫乘六  
乘傳會兵滎陽至灞上有趙涉者遮說亞夫曰吳王  
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人于殺澠阨  
塞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走藍田出  
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  
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滎陽命人搜殺澠間果  
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遂平七國

玄羽逸史曰七國之地有天下三分之二蓄謀已  
久一旦電發海內搖心亞夫提孤旅會兵滎陽儻  
無趙涉之言不靡碎于殺澠之死士哉然而亞夫  
從之若轉圜先據形勝之地食倉粟以號令天下



七國固在指掌中矣當時田祿伯桓將軍為吳王計亦出此王不能從儻從之亞夫犯手不加多乎故天下未嘗無奇士伏在草茅若趙涉是也

李密取黎陽倉開倉恣民就食浹旬得勝兵三十萬竇建德朱燦之徒皆遣使附之泰山道士徐洪客致書于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眾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不出莫知所之而密亦不能用也

玄羽逸史曰洪客踪跡豈安期生之流耶招而不  
出亦知密不能用其言矣胡氏謂唐初諸人皆不  
及其說甚當當時唐公既以義兵為名何必援立  
代王舍周武漢高不法而襲曹氏司馬故事若克  
長安後選士秣馬直抵維揚為百姓除殘聲其弒  
父淫母屠兄毒天下之大罪揭獨夫之首于太白  
之旂一舉而羣雄拱手海內勸進何至使世充之  
徒皆來比跡也太宗亦英達恨洪客不以此策干  
之

唐末王建據蜀圍彭州久不下皆竄匿山谷諸寨日  
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主宗侃最賢乃往



說之曰彭州久欲歸順故大軍始至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耳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更思前主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于是者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還城中萬一有智者望淘虜人稍遠忽出奮擊又四門皆出耀兵令諸寨不敢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囑宗侃轉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淘虜三乞置招安寨令選彊將巡衛四乞招安事令宗侃專管五乞諸寨所虜百姓皆送招安寨令父子兄弟夫婦相識認敢匿者斬六乞令招安寨中人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乞令曉諭各歸田里以復其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明日出山赴寨者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悉辭寨歸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彭州亦下

玄羽逸史曰先成者新津人走卒也有牧民御衆之具而伏在廝養王建用其言不煩兵而下一州人材之伏果無盡乎近世取士專用科目區區章句一日之長不知跣地揮霍瓌瑋卓犖之士沈溺當何如也

宋余玠制置西川築招賢館于府左延接流士有冉



璉冉璞兄弟播州人也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  
闡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下賢自詣府中上謁  
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毫無所言玠疑之乃更築  
別館以處之禮遇加隆而陰使人密窺其所爲兄弟  
終日不言唯箕踞以望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  
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  
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  
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  
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如釣魚山請徙城于此若任  
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吾  
固疑先生非淺士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  
詔璉權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  
成蜀始可守

玄羽逸史曰天下何代無才二冉蠻羌羈旅非有  
名譽之素也而深謀大智超出等夷又恬于進取  
不應徵辟非余制使屈已以下之委宛以探之固  
不輕爲售也今士大夫儼然傲天下士自以爲無  
出已右幸而承平養威處尊足以明得意矣一旦  
當繁劇或變出倉卒皆束手待敗者也彼有高世  
之識者睹平日訑訑之色將唾之而去肯與共功



業哉

密語

楚伍員父奢諫平王而死員將出奔謂友申包胥曰  
我必覆楚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後子  
胥以吳入郢楚嗣君奔子胥鞭平王尸包胥乞師于  
秦秦人不許包胥泣于庭牆立七日而水漿不入口  
秦伯哀之許出師秦人爲之賦無衣師出吳人退昭  
王復立

玄羽逸史曰古之君子其倉卒握手之語亦何敢  
苟哉子胥憤父非命含怨而出赫赫楚國乃欲以  
一夫之力覆之耶包胥不誕其言第二云我能興之  
兩子初聽之若皆誕也而卒踐其言豈非自度其  
才氣之有餘乎兩子犖犖俱不世出之才也而申  
善于伍

袁紹曹操少相友善俱任俠不羈一日紹私語操曰  
若天下事未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以爲何  
如紹曰吾當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以爭  
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勇以道御之  
無所不可

劉豫州在許昌操敬禮之嘗與對食操謂之曰天下



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無能爲也豫州方食  
失匙筋

玄羽逸史曰袁曹私論當時出于偶然旣而紹據  
河北阻幽并兼烏桓鮮卑南臨大河以天下形勝  
勁悍盡歸于我自謂無敵矣孟德從容指擣聚宇  
內智勇而屈之其言各酬而曹氏坐大此其興亡  
之數決之嬉戲之間有如此者然操之狡何獨甚  
畏玄德彼見恢廓之度酷似龍準耳儻應變更速  
不憂死老瞞哉

尔朱榮兵入洛陽沈胡太后魏少帝于河盡殺朝士

自爲天柱大將軍威震天下姪尔朱兆亦雄傑諸族  
黨俱勇健善鬪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旦無我誰可  
主軍衆以兆對榮曰兆所將不過三千騎過三千則  
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  
當聽其穿鼻後榮被誅兆入洛陽弑其君以賀六渾  
監六鎮軍事卒爲所圖盡滅尔朱氏賀六渾者高歡  
也後爲北齊神武皇帝

玄羽逸史曰高歡雄才超世尔朱榮素服之其所  
私語諸將私戒姪兆者俱由衷之談也榮不死歡  
終爲所忌而殺之然榮亦黠狡異常石勒劉曜之



儔也歡獨畏榮榮在歡不敢叛嗚呼獸中獅猊人中羿彘何代無之

楚公楊素之子玄感驍勇好讀書喜交結知名士蒲山公李弼之孫密少有才略志氣雄遠嘗備宿衛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帝勿令近朕述諷密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楚公素遇而竒之與語大悅謂玄感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又時或侮之密曰若決幾兩陣之間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

輕天下士大夫乎玄感笑而服之會帝自將伐高麗天下騷動玄感遂反不用密計兵敗身死黨與死者三萬人密竟逸去亡入羣盜中說翟讓以取天下之策讓謝不敢密以其兵取回洛倉據金墉城稱魏公傳檄天下數煬帝之罪海內震動後殺翟讓豪傑稍稍去密兵勢稍弱不得已降唐復謀反誅

玄羽逸史曰世人多以密比項籍籍雄勇有度亘古一人密不得方也密自謂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謂優于玄感則可其實言大而莫酬未足竒也彼于賈潤甫徐洪客之策且不能用何驅策之



有籍百勝而一敗垓下悲歌壯志泣千古烏江刎首羞見江東至今勃勃猶有生氣豈若俛首降唐冀望台司事定復叛本末乖刺者哉故其所密語于玄感者言大而莫酬未足竒也

韓熙載其父嗣爲唐平盧支度使得罪身死熙載奔吳告其友人李穀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熙載入南唐爲翰林學士者十餘年以酒色自娛屢辭相位而李穀在周世宗時得柄用嘗進平吳之策世宗用之幾取南唐唐人稱臣乃止

玄羽逸史曰李韓私許李幾酬而韓莫效說者謂文士浮華才人樸茂南方弱脆北土悍勁此已有辨之者矣愚以爲所遇有幸不幸非韓真劣于李也韓雖不得有爲而議論亦甚深長若遇周世宗必有所騁彼其沈溺于脂粉麴蘖之間似爲放蕩不檢而風流雅致不後于謝安王儉宰相嚴實可求之子也爲父求誌文以名姝二人值千金加以衆寶將巨萬致之韓公公卻他贈而受美人後實求改數字公立遣之其剛正如此是人豈下于李穀耶予故爲表之







走水上軍趙果空壁出信所遣騎已入壁易幟水上  
軍殊死戰趙軍見幟大驚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  
代王餘擒趙王歇諸將請曰兵法右背山陵前阻水  
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  
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也  
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  
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玄羽逸史曰成安淮陰主客異勢廣武之策若用  
淮陰不敢下井陘也舍其奇不用而又令信聞知  
之旣而鳴鼓下井陘背水以疑其心拔幟以破其

膽是兩王自授其首而淮陰之筭無遺矣故淮陰  
破國如破竹非真得筭之善蓋亦前無對手哉

劉裕帥師伐南燕兵自淮入泗抵下邳或謂裕曰燕  
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則不惟無功恐不得  
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  
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  
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  
燕主超果拒羣臣守險清野之議欲縱裕入峴以精  
騎蹂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  
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



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果  
取南燕獲其主超

玄羽逸史曰太尉裕取南燕非天幸哉當時若公  
孫五樓之策得行據險延時海道兵絕其糧運充  
州卒緣山東下卽韓白不能支奈何超拒羣議自  
投裕筭中然裕亦先料鮮卑無遠志矣

秦王世民伐薛仁果兵至高塘仁果使宗羅喉拒之  
世民堅壁不出下令曰言戰者斬命梁竇營于淺水  
以誘之羅喉盡銳攻竇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  
曰可擊矣使麗玉陣于原南羅喉擊玉玉幾不能支

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銳陷陣羅喉  
大潰世民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  
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計窮出降諸將皆賀因問曰  
大王一戰而勝遽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  
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  
驍悍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  
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墦  
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稱服  
玄羽逸史曰太宗用兵識其機要其制勝之術多  
出孫武三駟之法常出其不意從背後擊之而先



以弱兵誘其前至于倉卒破羅喉急迫而圍城令  
智不暇謀勇不敢角此則超人意表矣直天挺命  
世之才也

李愬伐蔡得賊將李佑李忠義厚遇之與同臥起密  
與謀畫諸將皆不聞募敢死士三千人朝夕自教習  
之常使爲行備一日乘雪夜發行七十里直至蔡州  
城下攀堞入之居元濟外宅蔡人始覺執元濟檻送  
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  
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  
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

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州併力困守故存之以  
分其兵風雪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  
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  
若矜小僑惜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悅服  
玄羽逸史曰李愬蔡州之捷拒衆議而獨運因降  
將而設間非李佑等不足以成功非李愬亦莫能  
任佑等其同卧起密與謀畫諸將莫聞者皆乘夜  
直擣蔡州之事也攻城取邑小小勝負何足以分  
其多筭之妙哉允稱西平之子矣

浙東賊裘甫集衆至三萬鑄印改元聲振中原官兵



不能禦宰相夏侯孜舉王式爲觀察使討之式發諸道兵至越州命諸郡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或請爲烽燧以訶諸賊式笑而不應選懦軍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一民以增首級自是連戰皆捷賊委棄金帛盈路下令敢顧者斬凡八十三戰賊乃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宜謹備之賊果復出遂擒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

得從公破賊伏私有所不喻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棄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給之徒驚士民自瀆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之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最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甚憂越寇夏侯孜曰王式雖儒家子才有餘不日當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功



玄羽逸史曰兵無常形式所行皆兵家所忌而卒以么竒功故霍驃騎曰不在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耳此唐之末造儻無夏侯孜主于內亦必掣肘大功不立予謂杜黃裳在內高崇文克蜀可必也裴度宣諭李愬平蔡可必也夏侯孜中主王式定浙東可必也

楊樹據洞庭湖擁兵百餘萬屢敗官軍王燮等不能討命岳飛移兵討之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召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徃降

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撫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乎吾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宣撫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會朝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之浚欲埃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願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破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猶不以爲然時泰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自



陸襲則入湖自水攻則登岍常曰欲犯我者除是飛  
來飛已盡降其驍將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  
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  
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行飛急  
攻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以牛革蔽矢石  
又舉巨木撞其舟盡壞秦赴水死諸酋驚曰何神也  
數十萬俱請降果八日而驛書至潭

玄羽逸史曰南渡之時中原鼎沸羣盜王善曹成  
等各擁數十萬衆而秦則百萬且負洞庭之險諸  
帥不能辦也張宣撫一聞八日破賊之言豈不以

爲大而誕乎已而不出所料胷中定算卽孫武穰  
苴不能過也有如此才而宋卒不振天耶人耶

### 立孤

晉屠岍賈修趙穿之獄趙朔等皆死朔婦成公姊也  
有遺腹走公宮生男賈索之夫人祝曰趙宗若存吾  
置若袴中不啼趙宗滅若啼卒無聲得脫朔客公孫  
杵臼程嬰謀曰再索奈何且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  
孤難哉杵臼曰子勉爲難者于是取他人子走山中  
嬰告諸將曰與我千金我言趙孤處諸將依其言取  
兒與杵臼殺之而真孤乃在嬰所卒與俱匿十五年



韓厥得政爲公言宣孟不可以無後嬰以孤至立之  
盡反其田邑孤立嬰死曰我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  
也

玄羽逸史曰當時盡謂死易立孤難不知俱死孤  
不立俱生孤亦不立一死一生孤乃立焉曰善其  
死嬰巧于生兩人易地則皆然乎卒之生者復死  
死者若生炳炳朗朗千古常存誰得而難易之也  
漢衛太子據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巫  
蠱獄起太子男女妻妾皆死病已生數月亦在繫中  
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按獄命罪無

輕重皆殺之獄吏丙吉抱病已閉門曰他人無罪猶  
不可死况天子之孫乎使者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吉  
擇謹厚女徒胡組等乳養日再視之以付其祖母家  
史氏後有詔養掖庭上宗正籍掖庭令張賀安世弟  
也教以經術欲妻以女安世不可爲擇許廣漢女配  
之復依許氏授詩于東海濶中翁高材博學生長民  
間禎異甚多張賀每稱之安世曰少主在上無得常  
言皇孫之賢及昭帝崩昌邑廢丙吉奏記于大將軍  
光立之而吉卒未嘗言保抱功也久之乃封侯賀安  
世之子亦侯



玄羽逸史曰巫蠱之獄任安閉門不從太子發兵  
田仁以父子至親後必悔開闔出太子丞相屈釐  
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曰田仁二千石吏當請  
于上帝聞之大怒以任安爲持兩端并田仁伏誅  
而暴勝之自殺內外震懼不敢救丙吉小吏獨欲  
排雷霆而卒全其孤其難易與嬰曰相上下矣旣  
而偉哉相業固不由浴日之功也夫豈以一節自  
表者哉

漢太尉李固爲大將軍梁冀所疾自知不免遣子基  
茲燮歸南鄭燮年十二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

與二兄謀豫匿燮託

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

州郡執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以告父門生王成曰君  
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  
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變姓  
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  
十餘年梁冀旣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  
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  
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亦不必尤人唯引咎  
而已燮謹受誠後王成卒燮爲持喪厚葬每四節爲  
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玄羽逸史曰文姬苦心以托弟而所托復得其人  
主成處難以存孤而所存卒踐其諾太尉李不可  
無成杵臼嬰豈容專美

漢大將軍竇武孝桓皇后竇氏之弟帝崩無子迎立  
河間孝王孫宏是爲靈帝徵陳蕃爲太尉李膺尹勳  
等皆列朝堂而宦官曹節王甫與帝乳母趙嬈朋比  
亂政武等患之謀誅節等事洩節等反擁帝收五校  
兵矯制使張奐討武蕃宗親賓客皆死蕃友朱震收  
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  
遂得免武掾胡騰殞歛武屍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

歲詐以爲巴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竟得免  
晉祖逖字士雅志清中原常守雍丘有胡奴王安者  
在麾下士雅甚愛之一日召語之曰石勒是汝種類  
厚資而遣之安至趙仕爲左衛將軍逖卒弟約代爲  
豫州刺史與蘇峻同反峻敗約奔趙趙程遐姚弋仲  
勸勒誅約以明逆順于是祖約合族俱誅王安當監  
刑竊歎曰豈可令祖士雅無後乎私取逖庶子道重  
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玄羽逸史曰朱震胡騰信節士哉而王安羯夷之  
厮養耳士雅于倉卒之間而默啓以數十年後之



義不待告喻而然諾不侵乃知宇宙正氣流行天地間不泯汶也

燕慕容德與垂奔秦仕爲張掖太守從秦王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秦敗德與燕主垂起兵張掖人收德兄納及諸子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竊以逃羌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後秦徙長安而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超恐爲秦所錄乃陽狂行乞時德已據齊充稱南燕皇帝矣聞超在秦遣人訪之超不敢白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南燕以金刀獻德悲慟不自勝封超北海王德無子卽以爲嗣是爲南燕後主玄羽逸史曰呼延平竊超母子逃羌奔涼幾二十載而不得見其立超又没于姚秦陽狂行乞僅而嗣燕亦危苦矣乃不免亡國何也

唐末呂充守瀛州幽州人趙玉以里閨客于充劉守光叛破瀛州殺充一家趙玉負充十四歲子琦變姓名丐衣食走晉州後琦仕後唐莊宗爲兵部侍郎子孫貴顯人以玉比嬰杵云

玄羽逸史曰琦以髻鬣之齒脫于屠肆非趙玉之



力乎後琦子餘慶仕宋太祖爲尚書左丞次子端  
仕宋太宗爲名宰相端之孫誨徙開封卽呂獻可  
也世挺偉人玉之所貽真無涯矣

說史雋言卷十六

玄羽外編二十六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問思訂

納誨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  
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  
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聳于官也文侯曰善

玄羽逸史曰子方之論非爲音樂譚君道也人主  
設官分職擇賢而任之責其成而明賞罰焉恭已  
于上而天下治矣若錢穀甲兵訟獄諸事一一求



其至當雖神聖不能也南華曰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則不主故明于小者未有不聞于大者也子方蓋善于引君者今哉

趙烈侯好音愛歌者捨右二人各賜田萬畝相國公仲連不與烈侯屢問之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待以仁義烈侯迥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君說謂連曰歌者之困且止重用三子而賜連衣二襲

玄羽逸史曰中材之主惟問所以養之不必過其所甚欲烈侯好音而公仲無以易之故難番吾君不奪其音而惟易以善人三子疊進烈侯之視聽移矣吾于是而益信孟子格君心之說

鄭伯克段于鄆謂姜氏欲段成篡也而置之大隊中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羣臣無敢諫者賴封人考叔請見君遺之羹考叔曰臣之母盡嘗臣之食未嘗君之羹願以奉母鄭伯泣下考叔因進言遂爲母子如初

秦始皇帝覺嫪毐之奸滅其族而遷太后于萇陽宮



諫而死者尸集闕下茅焦請諫始皇趣召鑊欲烹之  
焦徐言曰陛下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幽母戮諫桀紂  
不至是也天下將瓦解無嚮秦者矣解衣就烹帝大  
寤下殿手接之亦爲母子如初

玄羽逸史曰頰茅兩君俱以立談之間回天移岳  
以事論之鄭伯怨深秦皇怒極以人論之鄭伯多  
忍秦皇窮暴乃頰叔牖納茅焦面折頰如導滯茅  
如撲燎頰如馴象茅如料虎難易不同而其觸發  
天良繩約倫紀用心則一也不可爲納誨者法乎  
漢光武帝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

中帝常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  
服坐府中遣吏召譚至不與坐而讓之譚頓首謝良  
久乃已後大會羣臣帝復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言曰臣薦譚望以忠直  
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玄羽逸史曰世祖非聲色之主桓譚非諧媚之士  
宋公乃動色相戒不少假借彼蓋盡臣防微憂漸  
耻其君不爲堯舜漢興以來唯汲黯董相可以語  
此

漢丞相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  
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  
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若盡以身親其役形  
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弗若奴婢雞犬哉失爲家  
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  
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對錢穀誠達  
于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

玄羽逸史曰楊主簿深達相臣之體而未亮孔明  
之心孔明有難告之以其心而深取于其言

秦王苻堅宦官趙整博物洽聞善爲諷諫慕容垂降  
秦其妻段夫人得幸于堅堅與同輦遊于後庭整歌  
曰不見雀來入鷲室惟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  
命夫人下輦

秦丞相王猛臨終勸勿圖晉請漸除鮮卑西羌堅反  
遷其氏種于外郡諸氏別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援  
琴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  
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日緩急當語誰堅笑而  
不納次年伐晉大敗慕容垂等叛竟死于亂國亡  
玄羽逸史曰趙整身列刑餘職非臺諫而能假歌



詠以發箴規忠盡之情溢乎言表堅若聽之社稷  
豈至淪沒哉噫

魏中書令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  
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甚痛切魏主不忍聞  
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  
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于衆中諫  
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于外  
耶至于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  
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  
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

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玄羽逸史曰匹夫相與面折其短猶動色不平况  
探蛟龍之額忤雷霆之怒者乎如高允非不直諫  
而屏人切論使君聞其過而天下不聞可爲諫者  
之法矣

魏宇文泰遣柱國于謹取江陵執梁主繹悉俘公卿  
以下及民間子女五六萬口以賞將士賜于謹千口  
惟厚遇庾季才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構親舊之  
爲奴婢者泰聞而問之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  
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縉紳何咎皆爲皂隸



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贖之耳秦乃悟  
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

玄羽逸史曰庾生所構能幾何意在悟宇文公耳  
一言而荆郢仕族遂脫奴虜信仁人之言哉而宇  
文納之如流此所以終就大業也

唐魏徵欲太宗偃武修文每侍宴奏七德舞即俛首  
不視奏九功舞則諦聽之文德皇后崩上悼念不輟  
旣葬昭陵乃于苑中作層霄觀以望嘗引徵同登使  
望之徵熟視良久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  
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

毀觀獻陵者高祖與竇太后陵也

玄羽逸史曰蘇明允每稱諫者能以龍逢比干之  
不心而用蘇秦張儀之術則諫無不聽且謂文貞初  
學縱橫故其論議泉湧愚謂此公耻君不如堯舜  
之心寤寐不忘是以每有所陳出人意表非因學  
縱橫也

太宗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  
之姬也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  
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桓  
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



之人管仲以爲無異于郭公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出其姬

王世充故臣蘇世長與高祖有舊召爲諫大夫嘗從校獵大獲禽獸高祖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高祖曰卿言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乎對曰臣實不知臣但見其華侈如頃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耳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

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玄羽逸史曰隋以惡聞其過而亡故高祖首納李綱孫伏伽而王世充之故臣如蘇世長者亦以直諫顯興唐之基實在乎此其後王珪魏徵或以明諍或以隱諷隨事鍼砭而貞觀之治成矣

宋英宗立宣仁皇后權同聽政帝有疾舉措或改常度宦者共爲讒間于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耳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



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服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餘盡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後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處深宮耳遂起琦卽厲聲命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

玄羽逸史曰任守忠憚英宗之明不得逞其欲故交構于違豫之時幸而宣仁慈愛儻一萌悍妬其關係豈小哉韓歐兩公片言回天母子如初真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至于撤簾之事尤見奇偉古稱社稷臣公不近之乎



神宗用王安石將開邊隙以富鄭公爲平章事訪以邊事鄭公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時方行新法范純仁曰書云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之所謂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人于治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

帝召程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

之慾及勿輕天下士帝仰躬曰當爲卿戒之顥每退帝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顥又謂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徼倖小有可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侵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

蘇軾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帝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銳願鎮之以



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  
諫議大夫呂誨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  
者用術垂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  
踈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  
然一身之微固未之恤九族之托良以爲憂蓋以身  
疾喻朝廷也

玄羽逸史曰神宗希慕基隆夢想賢俊奈何志大  
而識闇乃爲安石所誤安石慨然欲致君堯舜而  
所操之術則管晏不屑爲諸賢洞見其非同心納  
約非不深中膏肓而先入之主沈心溺鬲竟悅而  
不繹從而不改遂使勵精之主竟爲基亂之君嗚  
乎惜哉然圖不見之怨防未萌之愆子瞻三言獻  
可疾喻非獨有補神宗蓋萬世藥石也

### 賢戚

竇長君與弟廣國平陵人文帝居代時取平陵女子  
竇氏入宮家世貧賤兄弟各分散傭作帝自代入正  
漢統立竇氏爲皇后長君廣國次第從傭伍中來帝  
厚賜田宅居于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  
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



效呂氏故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  
由此皆爲退讓君子保全富貴

玄羽逸史曰自呂氏以來漢大臣防慮周固誅諸  
呂時議立齊王大臣曰王舅駟鈞虎而冠王若立  
又一呂氏也近代王及竇后兄弟繼至絳灌曰吾  
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云卒教誨而善之此兩人  
固自雅道而漢大臣之憂社稷亦切矣

竇環平陵人融之孫大將軍憲之弟姊爲章德皇后  
憲等專擅宗黨爭爲奢侈環獨好經術節約自修憲  
等謀逆和帝誅之宗黨皆死河南尹張酺曰方憲等

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如  
陽夏侯環每行忠善檢飭賓客未嘗犯法不爲一分  
別之臣聞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乞加貸宥以崇厚  
德帝感其言故環獨得全

玄羽逸史曰竇氏長君之後也光武中興融能保  
全河西萬里歸順天故生環以全其宗賴和帝長  
者張酺善士不然能免于玉石之焚哉

傅喜溫人孝成皇后從弟也好學問有志行恭罷大  
司馬衆望歸于喜喜素執謙退太后欲與政事喜素  
諫之由是賜金免歸後復以爲大司馬太后欲稱尊



號喜與師丹等不可又丁傅二族皆疾其恭儉乃策免之傅太后與哀帝相繼崩太皇太后王氏迎立中山王箕子爲嗣下詔貶丁傅二氏獨褒美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議論忠直不順旨從邪以致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莽專政喜就國以壽終

鄧康南陽人禹之孫和熹皇后從弟也太后久臨朝宗門極盛康屢諫之言甚切至太后不悅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遣歸絕屬籍太后崩乳母王聖等譖鄧氏宗黨皆死嚙亦不食死詔徵鄧康爲太僕

玄羽逸史曰自秦漢以來外戚之家無有善終者當顯盛之時皆云不願生男願生女及摧敗之日何知不以一女易一男使家家有如傅喜鄧康輩禍何自生嗟哉真可爲訓矣

陰識陰興南陽新野人光武陰貴人之弟帝封后弟就爲宣恩侯召侍中興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無先登陷陳之功一家并蒙爵土天下缺望臣不願帝嘉之貴人私問其故興曰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貴人正位中宮子陽爲太子識等愈恭



肅識性忠厚入宮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欲以興爲大司徒興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盛德不敢苟冒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與興不相好興極薦其可用友人張沈松喬與興厚善爲其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而不薦達帝敬重之

玄羽逸史曰光武微時有二娶妻若得陰麗華仕宦若至執金吾志願足矣聞陰女美不謂諸弟之賢若此天故開之以成中興之美非偶然也

賈模平陽襄陵人晉惠帝后賈南風族兄也爲侍中與裴頠張華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闇主在上而朝

廷安靜賈后自弒姑楊太皇后之後淫虐日甚模與裴頠憂之謂張華曰中宮所行如此必有大禍吾三人奉太子廢之何如華曰上無此意而吾輩專行儻上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一時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公二人于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爲陳禍福若幸少改吾曹得優游卒歲足矣模屢諫后后反以爲毀已而踈之模憂憤而卒次年后廢太子適殺之孫秀以趙王倫起兵誅后頠華皆死夷其族

玄羽逸史曰南風淫暴舉朝恬然而從兄賈模獨



抱深憂向張華聽其言暴其弒姑之罪而廢之未  
爲不可乃欲稔亂優游徼倖牖下賈模先華而卒  
固出天幸然而三族無恙則華願不逮遠矣

唐武氏改國號周自稱金輪聖神皇帝諸武皆封王  
姪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怙澹寡慾棄官隱嵩山  
太后密覘之見冬居茅椒夏居石室買田使奴與民  
無異太后崩中宗徵爲太子賓客不就後屢徵還朝  
設位行問道之禮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再拜而  
退玄宗誅諸武猶存問嵩山

穆宗寢疾命太子監國宦官謂太后臨朝太后憲宗  
正妃汾陽王女孫也有賢行手碎制書曰我家世守  
忠貞非武氏比也爾曹但勿預政國家何患不安何  
必女子爲天下主兄太常卿郭釗亦密請堅辭后曰  
祖宗之慶鍾于吾兄

玄羽逸史曰攸緒隱嵩山令唐家一世縉紳皆含  
媿無地可謂皦然郭釗力勸太后無徇宦官之請  
至欲帥諸子納官爵真戚里之慶鳳乎于汾陽大  
有光矣



說史雋言卷十七

玄羽外編二十一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異才

韓信淮陰人自楚歸漢漢人未之奇也嘗犯法當斬  
同斬者次及信望見滕公大言曰漢王不欲就天下  
耶何殺壯士滕公見其長大白皙與語悅之止刑者  
而言之王得釋蕭何與語大奇之言于漢王不用信  
亡去何徃追之不及告王人言何亦亡漢王大怒如  
失左右手久之何歸漢王喜且罵曰若何故亡何曰



臣非亡追亡者耳問誰信也王怒曰諸將亡者以千數何不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若信者國士無雙王欲久王漢中無所事信欲就天下非信無可使者乃齋沐築臺拜信爲大將

玄羽逸史曰非信之才不足興漢非何之明不足識信非帝之度不能聽何偉哉大英雄千古不恒有然其初逃亡之餓夫屠創之餘骸也異哉

龐統襄陽人謁左將軍備于公安備以爲耒陽令終日醉不事事備命張飛往詰之飛仗劍坐廳事責問統統猶醉徐取簿書文案俄頃發之人人帖服投筆

而前曰此邑中訴訟錢穀雖積滯踰旬一時可了所不可了者曹操孫權耳將軍何怒耶飛大駭延之上坐歸白左將軍以爲軍師寵待亞于孔明

玄羽逸史曰冰鑑已薦鳳雛左將軍偶忘之耶孔明子敬各有書付士元士元故不投此所以有耒陽之寘也翼德武人一見能識固非尋常擐甲持矛者矣

王猛北海人桓温入秦嘗被褐見之睹温有異志力辭而去讀書里中不求仕進秦主苻生暴虐羣臣不保朝夕豪傑俱勸東海王堅行大事無使他姓得之



堅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計  
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可往咨之  
堅因呂尚書以見猛猛與語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  
孔明遂取苻生而代之以猛爲相秦國大治幾一天  
下

玄羽逸史曰王景略之才管蕭之匹也彼亦有意  
于中華之主固以窺溫不臣不得已而就堅堅雖  
氐人哉其恢廓之度可與安天下然猛之夙心則  
不忘諸夏也臨終數語自是肝鬲披露

馬周在平人貞觀三年客遊長安舍中郎將常何之

家會天早有詔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  
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  
耳上卽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  
絹三百匹後周論事剴切數獻忠益屢官中書令爲  
唐名臣

張嘉貞蒲州人武后遣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  
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言事者乎吏言  
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  
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不及及  
還太后善之循憲俱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官授之



太后曰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大悅  
卽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後嘉  
貞爲開元名宰相

玄羽逸史曰馬周羈旅一言偶合宸衷卽時登用  
言聽計行膏澤下究爲唐名臣異哉遇乎此太宗  
勵精求治夢想賢傑無足怪者乃循憲竒嘉貞而  
薦之天后從若轉圜其才略斷決似不下于文皇  
深爲可異無惑乎鼓動一世之豪傑哉若生爲男  
子秦皇漢武不能過也何物妖怪乃至于此

高崇文幽州人憲宗時爲神策軍使宰相杜黃裳竒  
之劉闢據西川要求旌節復欲兼領三川上不許闢  
反黃裳曰闢狂慝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  
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  
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夙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  
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  
常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糗糧一無闕事軍士有食  
于逆旅者折人七筋崇文斬以殉由是所向有功綿  
江鹿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  
擒闢入城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  
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一依韋南康



王故事從容指搗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兇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先獻婦人以求媚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士之無妻者詔授西川節度使崇文在蜀期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廻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陳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陲詔鎮邠寧以備禦

## 二虜

史玄羽逸史曰崇文竒才屈在小校一拜大將舉朝皆驚不似淮陰在南鄭乎杜平章不媿蕭相國矣至于拒監軍獻美女辭蜀鎮以就邠寧蓋一時將

不及崇文非特勇略固卓有賢行哉

馬燧邠城人賈循爲祿山守漁陽燧時在漁陽密勸循歸國循未發祿山覺而誅之捕燧甚急燧逃入西山隱者徐遇匿得免安史平燧爲趙城尉廣平王與僕固懷恩復二京回紇以兵從有功歸國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獨燧請行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旂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竒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



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交結回紇又置河北  
四帥必負國家宜深備之抱玉以爲然未幾懷恩反  
燧由此知名後屢平李懷光朱滔等進封北平王  
玄羽逸史曰北平忠勇超卓見于說賈循之日而  
所得于神人胡二姊者已不凡矣勸抱玉備禦懷  
恩卒得其力至區處回紇特小小者耳此所以有  
後來之功業也哉

狄青禁旅也涅其面嘗從西征每出陣被髮帶銅面  
具陷陣無前所至披靡尹師魯文章名世素負韜略  
一見與語大竒之薦與韓范二公曰此良將也范公

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節  
讀書盡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屢破元昊拜馬軍副  
都指揮使時儂智高盡陷廣南州郡官軍屢敗詔孫  
沔爲安撫使亦無功青自請行諫官韓絳等言青武  
人不宜專任罷藉力贊其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  
不遣乃詔征南將帥孫沔余靖陳曙等皆受青節度  
青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進次賓州戒諸將  
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  
輒以八千人先攻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  
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



表用等三十二人皆斬之沔靖駭愕諸將股栗莫敢  
仰視下令休軍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  
青明日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中軍余靖爲殿夕次  
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旂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  
而青已微服度關矣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  
逆戰右將孫節搏死山下沔等失色青執白旂麾番  
落騎兵左右翼擊之從橫開合部武不亂賊大敗死  
者萬計智高亦走死廣南平

玄羽逸史曰尹師魯韓稚圭范希文皆一時之傑  
乃汲汲推轂于窮軍此其才豈尋常尺寸可量哉

當夫交趾欲助討智高余靖已承制受之青獨不  
然曰夷狄不可與共事見固超等夷矣恨不以西  
北二虜悉委之屹然萬里長城而顧令老京師宋  
君臣何多忌乎

李世輔綏德人自唐以來世長蘇尾九族世輔年十  
七狀貌神奇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略  
使王庶募間者世輔應募遇敵斬十七人而歸庶大  
奇之補隊將自是知名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  
以畀劉豫永奇聚哭曰我宋臣也死當歸宋會豫命  
世輔帥馬軍會東都永奇密誠世輔乘間歸本朝及



劉豫廢兀朮獵淮上世輔從陰遣部將吳俊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來歸俊還白世輔馳問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以世輔知同州還卽以計執撒離喝出城與追騎屢戰皆捷憇高原望追者甚多推撒離喝下山急遣告永奇永奇自鄜州出爲金兵所害世輔獨將二十六騎奔夏爲夏主泣言其故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卽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擁衆爲邊患乃令世輔圖之遂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生擒以獻夏主大悅卽出二十萬騎遣將王樞等從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和議已成已有赦書因與官屬列拜大哭見王樞求歸國樞曰奉命取陝西世輔擒而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數萬來世輔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獲馬四萬匹揭榜招集驍勇擒其害父母弟侄者斬于市以精騎數萬來歸朝廷賜名顯忠立志恢復竟爲秦檜所抑

玄羽逸史曰宋之不競非無才也而宋人自忌其才李顯忠雄勇忠烈與岳武穆伯仲之間皆爲檜賊所抑又何侈口道中興哉常時識者以唱鷓鴣



嘲之蓋爲此等事也

湯陰岳飛在宗澤麾下犯法將刑大呼曰宗公不欲  
恢復中原耶何殺壯士澤竒之配以五百騎使禦金  
師敗其數萬衆于汜水卽陞統制因謂之曰爾智勇  
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野戰非萬全計可授吾陣法  
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更  
竒之上書請帝率六師北渡以復中原坐越職言事  
奪官遂詣招撫使張所所以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  
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  
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

非行伍中人後屢平大寇王善曹成等以三十二歲  
建節破楊么百萬衆于洞庭追兀术于朱仙鎮破其  
柎子馬二十萬幾復中原而秦檜一日十二金字牌  
招之乃班師爲秦檜所陷而死

玄羽逸史曰飛之才其猶在郭子儀李光弼之上  
乎令宋室有如唐肅宗者御之中原指顧可定不  
必得漢世祖輩也奈何所遭者闇而無斷一高宗  
哉若夫抱憤千古則孺子能惜之不忍言矣

陳亮儒生也才氣高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  
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紹興初上中興



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康益力學著書嘗園視錢塘  
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耳淳熙中更  
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  
皇赫然震動欲用种放故事召之宰相曾覲求見踰  
垣而逃遂相與共阻之待命十日再上書壽皇欲官  
之亮聞而哭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博  
一官乎卽渡江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  
後惟推王通嘗言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  
異原心于杪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  
正則于諸子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旂風

雨雲雷交發而互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  
世之智勇開恢萬古之心習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諸  
子指朱熹呂祖謙等光宗紹熙四年賜進士及第上  
異其策親擢第一是夕卒

玄羽逸史曰陳同父僑傑也伏龍鳳雛之儔非宋  
世空談腐儒所能彷彿而不得究其所蘊天平南  
風其不競乎狀元一日而卒迄今生氣猶存

邑長

邑長最小職耳而東漢  
數人皆俊傑故錄之

岑彭南陽棘陽人王莽時卽爲棘陽長使守宛城漢  
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不忍畔續兄弟使人說以



起義之意彭卽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續曰彭  
執心堅守義士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勸更始封彭  
爲歸德侯

玄羽逸史曰棘陽于漢何損益顧彭方守宛宛不  
下而王匡等百萬衆來烏合野屯可立盡彭歸都  
宛憑堅城扶大義昆陽之捷此爲之本曾爲棘陽  
長無損益哉乃彭功名事業在史冊無論已

虞詡武平人安帝時爲郎中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  
州詡陳不可者三騭大怒欲中傷之會朝歌賊數千  
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制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

弔之詡曰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太守馬稜稜  
亦爲之憂詡曰賊志在溫飽耳不足慮也朝歌背太  
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今流亡萬數賊不知開  
倉招衆據成臯以斷天下右臂以是知其不足慮也  
但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詡到  
官設三科以募壯士皆素攻劫無賴者得百餘人貫  
其罪使入賊中誘掠乃伏兵以待殺獲甚多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  
吏輒擒之賊駭散縣境皆平

玄羽逸史曰才智之士無所投而不妙非庸人所



能困也。嗚以詡儒者謂坐談客耳。寧知胸中有甲兵乎。彼其言曰不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又料量賊勢而知其無能爲則固沛乎有餘矣。此見漢儒生之有用。

仇香陳留人。至行純默。妻子事之如嚴君。人不見有喜怒聲色。初爲蒲亭長。邑人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毋守寡爲人養孤。而以一日之忿棄數載之勤。儻死者有知。何面以見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

卒爲孝子。邑中大化。考城令王奐以一月俸資入太學。苻融郭泰等名冠成均。見而驚服曰。此泰之師。非泰之友也。後不應徵。辟卒于家。

賈彪潁川定陵人。太學諸生三萬餘人。彪爲之冠。嘗爲新息長。小民困窮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常事。父子相殘逆天違道。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玄羽逸史曰。此非能吏博聲稱立功名是儒者所



以化名成俗者也若在孔門不知單父武城之治  
又何以過之

上祿長和梅靈帝時黨禁甚嚴梅上言從祖兄弟別  
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乖  
謬常法帝爲釋之

玄羽逸史曰黨錮之禍公卿大臣不敢言諫議侍  
從不敢救上祿者是武都之最小邑也和梅又漢  
廷之未聞人也而獨慨然陳辭其人品可知矣

陳寔潁川潁陰人同郡鍾皓九辟公府一時名德而  
寔所出單微獨引以爲友嘗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

姓以安郡縣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行部者至他邑  
慮民有訟白禁之寔獨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  
亦竟無訟者沛相重歛寔卽解印綬歸民追思之

韓韶潁川長垣人桓帝時巨寇公孫舉聚衆至三萬  
人抄掠青兗徐州朝廷討之連年不克以韶爲羸長  
賊相戒不入境有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  
主者固爭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人  
地矣同郡荀淑鍾皓并陳寔俱爲邑長以德政稱時  
人謂之潁川四長

玄羽逸史曰東漢之末德星聚潁昌分野其時諸



賢挺出而荀陳實爲之冠之人也可稷可尚可夔  
可龍俱以邑長終也豈斯人之不幸哉亦天厭劉  
德也噫

周瑜舒人魯肅臨淮人表術以瑜爲居巢長肅爲東  
城長兩人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孫策策幼與瑜爲  
深交而魯肅在吳人未之知也將北還周瑜止之策  
卒權立瑜薦肅于權權與語悅之引肅合榻對飲問  
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保守江  
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  
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

少麤疎權益重之卒繼瑜都督

蔣琬湘鄉人昭烈入蜀以琬爲廣都長不治大怒孔  
明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  
爲本不以修飭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後卒爲名臣  
玄羽逸史曰周瑜魯肅兩少年已負縱橫之略術  
不能知也而以爲邑長蔣琬則遺於昭烈重于孔  
明此表劉興廢之所由分也

說史雋言卷第十七終



說史雋言卷十八

玄羽外編二十二

眉州張大齡玄羽著

里人張養正罔思訂

史謠

松耶柏耶佳建共者客耶

玄羽逸史曰此齊人哀其王建而作也齊客多受秦金勸王不修戰備而朝秦又不出兵助五國故秦得以間滅五國時有卽墨大夫亦客也知齊亡在旦夕見王而說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



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晉故地卽臨晉之間可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入矣此則齊威可立豈特保國家而已哉建不聽而竟餓死共邑松柏之間夫秦以用客王齊以用客亡非客負于齊王聽之不聰耳如卽墨夫夫之謀齊秦角立以海內所怨疾之秦而當五國所共推之齊勝負必有辨也爲此謀者非客乎然則松柏之餓建自取矣自古亡國之主常以忽佳謀不獨一建也予爲首揭而致誠焉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玄羽逸史曰此諺語而可歌以諷者也蒯通武陟嘗密以此諷韓信信不寤也至于雲夢之謁武士縛于後車乃始然其言而歌之夫商鼎旣立虺衡之奕葉象賢姬籙甫昌望爽之茅土世濟不識烹狗藏弓之歌起于何時而令淮陰咨嗟歎息乎蕭何爲相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玄羽逸史曰此漢初之民歌詠蕭曹之政也兩公沛邑之胥屬耳未聞有伊周之學術管晏之才智



鄼侯獨相高惠創守俱兼平陽自齊入代一遵約  
東吏擇木訥事不變更賓客參謁惟飲以醇酒以  
百戰木強之夫一旦師蓋公而盡其術取強秦暴  
楚斬又不盡之餘黎優游休養不令天下見其形  
迹相業如平陽豈多得哉世以蕭何立法平陽守  
之一作一述謂有優劣不知兩公正如蚩蚩巨虛  
不可相無也

一尺布尚可縱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玄羽逸史曰此漢人歌文帝淮南之事也淮南王  
長謀反徙蜀道死民爲此歌帝病之而復封其四

子皆王王淮南者名安元狩元年又反孝文不幸  
有淮南當時遂爲口實然周公不有管蔡乎斗粟  
尺帛之謠聞之若寃其實帝處此良非過也若晉  
武帝之于齊王攸乃爲過耳漢自高帝至武帝封  
淮南者三人皆反英布也長也安也

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士  
女無顏色

玄羽逸史曰此匈奴失二山望之而悲爲此歌也  
孝武皇帝使張騫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又使衛  
霍等絕塞伐匈奴盡祁連焉支山而止遂有此歌



按祈連一名雪山一名太白卽天山也開拓之功實雄主之餘事而海內亦從此虛耗矣當時漢人亦有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新婦抱姑翁哺雛良人何在擊匈奴歌凡三言而四窮民之景皆在目前何必匈奴傷不蕃息無顏色哉漢興至此已七十載物極而反數之常也

太乙貢今天馬下露赤汗今沫流赭騁容與今趾萬里終當匹兮龍與友

玄羽逸史曰此孝武時天馬歌也元狩三年新野人暴利長屯田敦煌見羣野馬中有奇者飲渥洼

水利長作土人持勒絆立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此馬曰從水中出孝武信之命撰以爲詩歌以薦郊廟帝之侈心豈有涯乎此一舉也爲後世唐玄宗宋真宗聞神語受天書矯誣之權輿故其時鐃歌鼓吹其曲甚多予獨譚此予謂武帝文章若無秋風辭一篇收拾皆足致亂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玄羽逸史曰予睹雅詩芮伯譚大夫怨苦之辭累



續不厭周之衰主未嘗罪之楊敞之子惲何獨以  
種豆歌殺身耶後來焦尾懊儂王宗遂亦玄都桃  
樹劉子不召而子瞻詠檜之作若非神宗之仁已  
作狂狷之冤鬼矣此猶以譏訕致禍乃空梁落燕  
泥雅句也何以死哉才人最宜慎之

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

玄羽逸史曰牢石之歌漢衰之始也宣帝用石顯  
而牢梁五庶充宗附之朋比亂政帝在猶戢孝元  
立譖殺蕭望之而大權歸之矣以宣帝之英明豈  
其不慮及于此顧以為家奴也又奄人無子孫當

一心奉國家寧知刑臣不可弄天網一落其權自  
不可制纍纍之印若若之綬特其小者耳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玄羽逸史曰伯升起大義而更始奸天位昆陽之  
戰將士如虎而竈下烹炮乃受高爵豈其為世祖  
驅除乎

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玄羽逸史曰此章帝時長安中謠也內戚馬廖引  
以上疏并引古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時帝用度頗侈廖恐難以  
令天下從儉故云然先師稱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傳民謠  
符合聖訓有風教之責者可宜三思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玄羽逸史曰漢人歌頌循吏如漁陽麥秀堪比其  
棠西蜀臨淮之謠俱可誦也姑譚一二以見漢吏  
之盛

樂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奠其邈兮亘地

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玄羽逸史曰此班孟堅燕然勒石之辭也其文古  
勁頗類商頌當與嶧山碑共傳徒爲後人罵柄耳  
士君子可不慎所從乎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有石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  
玄羽逸史曰公孫瓚殺主帥劉虞惑童謠而遷易  
鎮重塹鐵門臺高十丈糧支十年兵環其下與董  
卓郿塢先後一轍雖天奪凶人之鑿而此謠足以  
愚之

東海有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

此秦王苻生時  
長安中謠也後



東海王苻堅果  
弒生而代立

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

此北魏太平真君時童謠也宋文帝侵魏魏主自將

南下果飲馬于江  
水次年太武帝殂

玄羽逸史曰民謠孰爲之非神人默導之耶布乎  
布乎卓死車下蘆席單衣恪棄石岡黃塵皂莢白  
馬紫韁與夫竇入牛口之說關天下禍福多矣獨  
遵何辜一門受誅而宋主自開飲江之路令江東  
赤地無餘爲可悵慨耳外史民謠更多姑不盡述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高山不惟自摧斲木不  
扶自立

玄羽逸史曰此韋孝寬所造密布高齊之地以傾  
斛律明月者也祖珽又續之云盲目老公背受斧  
長舌阿母不得語珽欲帝乳母陸令萱從中譖之  
故以長舌阿母喻令萱以盲目老公自喻珽又解  
說謠言齊主遂殺明月周人聞之大赦夫明月兄  
弟社稷之臣威加敵國孝寬忌之使齊無佞臣或  
亦不得入奈何物先腐而蟲生之矣悲哉

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莫浪語誰道許

玄羽逸史曰此隋大業中民謠也李氏當代隋久  
著讖文而李玄英遂以莫浪語爲密委身事之豈



不爲此謠所誤且真人不死奈何令李洪一門受禍耶

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盍脫校書郎  
玄羽逸史曰此天后民謠也天后遣存撫使舉賢  
存撫使多濫舉后乃悉加擢用故時人謠之有舉  
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  
劾之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以妖物之  
悍虐却似明主度量何也

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

玄羽逸史曰黃臺瓜辭作者不能悟其毋全其身  
而鄴侯述之兩定儲君此辭未必無所益也可悲  
可怨可泣鬼神紇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  
樂與此辭同誦皆淚下

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

玄羽逸史曰此玄宗時謠姚宋者也高仲舒博通  
典籍齊澣諳練世故姚宋爲相每坐此二人省中  
有疑則問之故時人云然姚宋不自用真有休休  
古相臣之度此所以成開元之治哉如汝南坐嘯  
南陽書諾而黨錮之禍萌終不如問高問齊之有



益于天下也桓南郡以邈超王珣爲腹心時人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此又在坐嘯書諾之下何者私昵而黨比也予于此更睹開元相之不可及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玄羽逸史曰仁宗慶曆中兼用韓范經略西夏兩公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畏威感恩故軍中爲之謠云云按范雍夏竦俱以大臣經略敵人輕之

邊境日感元昊嘗榜得夏竦首者賞錢三千至韓范則云心膽寒驚破膽其畏之如此請和之書所以諄諄也然則安邊之策豈不以人哉

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

玄羽逸史曰宋初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  
一人及第不十年卽至輔相餘得試者不以官之  
遲速爲榮滯惟望登臺閣陞禁從然其最可喜者  
外官得因兩府薦試館職故高才絕學淪落在外  
者亦往往羅而入之一入其選卽薄卿監不爲矣  
觀此謠可知也近日外不得試淪落者遂多在館



者亦間襍選文章之脉竟爲北地信陽濟南吳郡部寺官所據矣時固有升降乎

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言路開

玄羽逸史曰此南宋以來積習也胡騎圍城求言日切天驕北去晏安自如曾謂江左之主而可語中興哉當時詩人有云東南鬼火成何事全仗胡風作諍臣吁可諷可詠矣

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亂

此順帝時民謠也元統二年三月果雨毛

如線而線未幾各路兵起中原大亂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此亦順帝時民謠也至正十一年賈魯治

河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賴兵起天下大亂

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此亦順帝時民謠也至正十六年彰德李實如黃瓜

玄羽逸史曰天厭夷德久矣是以訛言繁興天變示異竒渥之亡于是而決其時我太祖已挺生淮甸大亂之後非得神聖絕異之資不足以弘濟之矣

雅譚

三十三條此史中雅譚尋常舉道不評

魏文侯問相于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樂毅報燕昭王書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鬼谷子答蘇秦張儀曰二足下功名赫赫然慕朝華之小榮忽喬松之永年語云女愛不極席男歡不敝輪惜哉

毛公薛公謂公子無忌曰人有德于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

鵬冠子曰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韓非子曰自古有國家者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怨之府也

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善最樂帝過東平王已薨帝謂王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其陵祠以中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陳寵上章帝書曰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章帝患俗吏矯飾下詔曰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斯亦殆近之矣

楊震拒王密夜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楊震家貧或勸其營產以遺子孫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荊州牧劉表候龐德公于田間見其夫婦親耕謂之曰丈夫處際遭會當托身明主以致富貴公何自苦如此他日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人皆遺之以危僕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

崔寔政論曰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



除殘是以梁肉治致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王符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入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

劉豫州訪士于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劉豫州既見孔明情好日密關張不悅豫州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劉表惑于後妻子琦問自安之術于孔明孔明不對爲升樓去其梯跪而言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孔明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悟求出鎮江夏

昭烈疾篤降敕于禪曰勿謂惡小而爲之勿謂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

丞相亮南征參軍馬謖言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從之

晉太子洗馬衛玠嘗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玠終身不見喜怒之色

王暉子濟尚公主爲侍中以諫齊王攸事免官帝謂



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帛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媿陛下帝默然

王敦與郗鑒論西朝人物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彥輔道詠平談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何足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

大司馬溫擁兵來朝都下洵洵言欲誅王謝因移晉祚詔侍中王坦之謝安迎于新亭坦之流汗沾衣倒持手板安從容就席謂之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得不爾遂命撤之安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禿髮僂檀與韋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六經之表復自有人也

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言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開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



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

王崑嘗誡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

北魏賈思伯經明行修傾身下士或謂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譚

蘇綽曰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徐文遠爲祭酒時李密王世充曾遊國學密獲文遠備弟子之禮北面拜之文遠在東都見王世充必拜或問曰公倨見魏公而敬鄭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也能殺故人

狄仁傑爲宰相通事舍人元原冲數進規諫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鹽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充請備藥物之末仁傑曰吾藥囊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朱敬則上書諫天后曰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來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



程